

吳曾祺評注

左傳菁華錄

下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吳曾祺評註

左 傳 菁 華 錄
下 册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國難後第一版

(三八九九)

左傳菁華錄三冊

每部定價大洋柒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評註者 吳 曾 祺

發行者兼 商務印書館
上海南京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版 翻 *
* 權 印 *
* 所 必 *
* 有 究 *

(本書校對者馮汝霖) 陸

左傳菁華錄下冊

卷十七

昭公

名稠 襄公于在位三十年

元年

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圍五舉于石也將入館。就

客舍鄭人惡之。圍知楚懷詐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圍舍外既聘。將以衆逆。圍以兵入

逆婦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埤聽命。圍欲於城外除地爲埤行

禮晉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圍令尹即公子圍伯州犂君辱貶寡大夫圍。謂圍

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豐氏女公孫段圍昔時使公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

來。圍莊王圍之祖共王圍之父若野賜之。圍若於城外爲埤是委君貶於草莽也。是寡大夫

不得列于諸卿也。

從卿禮不得

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

蒙欺也。皆先君而來不得成禮於女氏。

之廟故以爲欺先君。

將不得爲寡君老。

懼辱而黜退老。

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

國無罪。恃實其罪。

無備則是大國而罪。

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

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敵邑

館人之屬也。

館人守舍人也。

其敢愛豐氏之祧。

祖廟遠。

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囊而

入。

垂囊示無弓矢。

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于虢。

鄭地。

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

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晉。

欲得志謂先。

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

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

駕猶陵也。

况不信之尤者乎。楚

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

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

襄二十九年。城杞之淳于。杞遷都。

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

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

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

午曾受。

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

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穰是莠。穰。田穰也。莠。苗爲莠也。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能。自信也。恐。未。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信。詩大雅。僭。不。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

舊書。加。於。性。上。不。歆。血。經。所。以。不。書。盟。從。

晉人許之。

與貪暴人作事。強既不可。弱又不宜。此中自具操縱之妙。至迫到無可如何處。滿口支梧。總屬無益。不如掬情相告。使彼耿耿者。被人窺見肺腸。自然氣奪。不然以下。反筆一轉。語意更見周到。

趙孟之失。正坐弗戒之過。知戒則不爲人所困。祁午之言。可謂洞中窺要。無如趙孟此時。祇求息事而已。毫無遠志。姑借道學之言。以文其碌碌無能之恥。可爲一歎。

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于人告于會。楚告于晉。曰。尋盟未退。尋。尋。野。兵。之。盟。野。而楚伐莒。瀆

齊盟。一之盛請戮其使。在會時叔孫豹欲戮之樂桓子相趙文子。桓子樂王欲求貨

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故以帶為辭弗與。梁其經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

孫家臣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

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既為衛而

罪又甚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

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必案示若不知其意者然趙孟聞之

曰。臨患不忘國。忠也。國謂晉魯思難不越官。信也。出季處圖國忘死。貞也。謂

貨不以謀主三者。義也。忠信貞者有是四者。又可戮乎。而四併義乃請諸楚曰。魯雖有

罪。其執事不辟難。謂叔孫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

吏。處不辟污。勞事出不逃難。苟免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污而不治。難而不守。

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則乘附從賢能魯叔孫豹。可

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

歸之視遠如邇。不憚視楚勞之遠如在近境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表世言今

揚主無王伯之令也。案令杜作命令德非義引其封疆。正封界也有樹之官。立官以守

國舉之表旗。表貴賤以而著之制令。為諸侯作相制度法過則有刑猶不可壹于

是乎虞有三苗。放三苗者夏有觀扈。觀國今頓丘衛縣扈在始平縣商有

姚邳。邳今二國商諸侯周有徐奄。二國皆嬴姓序曰成王自無令王諸侯逐進

競也逐猶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為盟主。憂恤其大者如寡試

有如戰伐侵又焉用之。治小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治也辯吳

濮有覺楚之執事豈其顧盟。吳在東濮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

可乎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苟不為莒國社稷

也可去煩宥善莫不競勸。人則人莫不爭勸於為善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

之乃免叔孫。

伐莒之役魯人不顧盟誓擅自興兵無理甚矣乃晉人不能持盟主之柄使

楚人得以仗義執言。可恥孰甚焉。此時爲晉計者。正宜合諸侯之師伐魯。取季孫宿誅之。方足爲弱小吐氣。卽憐叔孫之忠。赦而歸之可也。乃貿貿然爲之乞憐於楚。觀其措詞之苦。曲意支飾。若惟恐不得其當。亦可憐甚矣。至此方悟弭兵之事。爲向戌一人所愚。悔之晚矣。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潁。館于雒汭。王周景王公劉夏劉子曰。美哉禹功。維而思河

功禹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冕冠弁

禮衣委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國勸趙孟使兼禹功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

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國言欲苟免目前不能念長久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

將知而耄及之者。國八十日其趙孟之謂乎。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于隸人。

朝不謀夕。國言其自比於賤人而無恤民之心棄神人矣。民爲神主不恤民故神人皆去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

孟不復年矣。國言將死不復見明年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卽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趙孟尸居餘氣。生意已盡。劉子譏之是也。然禹功之言。亦大寬泛不切。非忠

告之道。若但勉以城濮召陵之事。則庶幾乎近之矣。

鄭徐吾犯之妹美。

大夫犯鄭

公孫楚聘之矣。

種公孫南

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

禽

雁也納

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

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布陳贊幣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

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言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

子南氏。子皙怒。既而囊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子執戈逐之。及

衝擊之以戈。交道衝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

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直先聘子南直也子南用戈子產

楚罪子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

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

聽政也。國奸國之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

長也。國忌兵其從兄。之從子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

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于吳。孫游楚即公孫也將行于南。而將運于南

子產咨于大叔。楚之兄子游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蔽也彼國政也。非私

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放也夫豈不愛。王

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二人曲直。不待辨自明。子產迫於強宗。而以國事為重。不得不顛倒出之。想

其咨於大叔之時。亦有一番求諒之意。大叔所云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可謂

兩心相照。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

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闕伯。季

曰實沈。帝辛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也也。后帝善

二子所為。遷闕伯于商丘。主辰。商辰星宋地也。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先商土人封

商丘。因闕伯。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參水星也今晉陽縣星。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劉唐人著 其季世曰唐叔虞。其唐人之季世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王邑姜武

公之女懷胎為震大叔成王之弟叔虞。大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星之分野而

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

為晉星。是為晉侯封唐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

師。生允格臺駘。玄冥水官味為水官之長也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洸。障大澤。以處

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顧頊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駘之四國臺今晉主汾而滅

之矣。四國滅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

疫之災。於是乎禱之。祭也祭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禱之。若

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

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

湫底以露其體。謂壅謂氣止而不散底謂氣泄而不快露瀉也茲心不爽。而昏亂百

度。謂效此也爽明也今無乃壹之。謂同四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

嬖御內官其生不殖。長也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

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二國壹四時取同姓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

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姬四人姓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四姬有

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胙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

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言將敗不久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

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

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惑疾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

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

五節。五節之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退也於是

煩手淫聲。愒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樂不可失至于煩

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必儀節也。非以愒心也。天有六氣。謂陰陽風雨

晦明也降生五味。謂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苦土味甘皆由陰陽風雨而生發為五色。鹹色辛色黑苦色酸赤甘

色黃發見也徵爲五聲赤聲徵黃聲宮徵驗也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

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則成六氣之化分而序之過則爲菑陰淫寒疾則爲冷陽

淫熱疾則喘渴風淫末疾風爲末支也雨淫腹疾氣爲洩注晦淫惑疾也爲憂

心惑亂則寢過節則明淫心疾煩多心勞主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

常隨男故言陽物家道常在夜故言晦時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

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

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于淫以生

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

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之蠱字也穀之飛亦爲蠱爲飛蟲名曰蠱在周易

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三三長女非匹蠱惑之象巽爲長女艮爲少男少男而巽

皆同物也者爲蠱皆同物類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晉平以好色致疾所謂實沈臺駘爲崇自是一時巫祝之言先將兩層揭過

然後轉出正意。所云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可醒世俗禱祠之謬。

稱其博物君子。祇爲能道出實沈臺駘故實。然其精論。却在下一半。聽者轉不之察。何也。

醫和之言。正與子產所云出入飲食哀樂之語。互相發明。而又加詳焉。其精妙處。直可補靈樞素問所不及。

末又規及趙孟。蓋以趙孟身爲正卿。平日毫無進諫之言。一任其君志氣銷亡。沈溺於荒淫之失。此爲一篇結穴。並非節外生枝。

二年

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游氏大叔之族黑爲傷疾作而不

果。國前年游楚所擊創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駟氏之族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

國連車馬也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有亂心無厭。國不

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嬀君位。而罪三也。

史謂使于大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楮師。印楮師市官乏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子皙之罪。應死久矣。然事機未至。祇得靜以待之。及見其事可圖。乃如兔起鶻落。有迫不及待之勢。傳寫子產乘遽而至。何等辣心辣手。及數以三罪。與前數子南五罪。恰好相對。特前是權詞。而此乃鐵案。子產亦是一老獄吏也。三年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繼復以女少姜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適謂少姜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焜燿明也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

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敵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

夫人及遺姑姊妹。餘也若而人。君若不棄敵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

人之望也。也。國董正也。嬪整也。嬪嬙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

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縷經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敵

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

晉之祖既成昏。昏成許晏子受禮。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

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齊舊四量。豆

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區豆釜皆登一

焉。鍾乃大矣。加也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

加於海。往也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得其二分入於公。而共衣食其所

一分言公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皆八十已上不見養。遇國之諸市。屢賤踊

貴。屢賤踊民人痛疾。而或煨休之。案疏引服虔云。若今時小兒其愛之如

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後陳氏之皆先其

相胡公太姬已在齊矣。封陳之祖大姬其姬也始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

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皆非其人非其長庶民罷敝。而宮

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間公命。如逃寇讎。欒卻胥原。狐續慶伯。降在

皂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怙憂。也怙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

鼎之銘。讒之鼎明堂位云崇鼎是也曰。昧且不顯。後世猶怠。昧且早起也

以務大顯後世猶解怠况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

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為宗同祖唯羊舌氏

在而已。肸又無子。賢子無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

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湫隘下隘小請更諸爽塏者。塏燥辭曰。

君之先臣容焉。先臣晏子之先人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

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勞衆為已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

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繫于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履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詩小雅則行也。祉福也。言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室。反則成矣。既拜。新宅拜謝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晏子之本壞里室以復之。大則使宅人反之。各還其故室。人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真隣。卜二三子先卜鄰矣。謂隣人。二三子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奢去儉卽小人不犯不祥。居爲不祥。運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人之舊宅。隣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納女於人爲妾。偏說得十分嚴重。春秋時兩國結姻者多矣。而皆不如此。蓋晉爲盟主。齊人欲藉以爲重。故不嫌其禮之謙也。而左文至昭。亦更覺一番穠摯。

是時平公病勢已深。死期將至。而猶爲此納妾之舉。是以四姬爲未足。又從

而益之也。子產醫和之言。蓋久已腦後置之矣。

韓趙魏之分晉。田氏之代齊。朕兆已見。賢人君子。私憂之而無如之何。想其對語之時。不覺聲泪俱下。

詞意與張趯相似。而不以為譏。以其憂國之心。可與人以共見也。

景公於晏子亦可謂恩眷隆盛。而不肯用其言。則亦虛禮而已。宜受之者反有不樂也。

四年

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子田前年鄭

伯田江南故言復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

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案易治也不易言事不治杜訓有難非寡人願結。

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閒。君若苟無四方之虞。虞也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借君

之威寵以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

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助也。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棄。雖楚國猶將不以爲君。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名山。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享神人。享。通也。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於國則垂爲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孫。仲孫公。孫無知。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往言不辭。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

昏。時兼楚遣舉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鄭簡公在楚時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

曰。許君。晉君少安。案少安猶小非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

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宋盟焉用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

承君之歡。不畏大國。晉也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

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

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于人。不可。快意人必違之與人同欲。盡濟。

宋盟已定。此時更有何詞以拒其請。所云欲勿許者。不過強作倔强以示其

下己耳。亦自知必無是事也。

叙險而多難與鄰國多難可悟詳略相配之法。

晉國衰敗情形。盡在子產口中。數語簡而盡。

子產之對。幾如僕析父之譏。子革云與王言如響者。蓋驕侈之君。無可與語。

祇得如此。末二語稍存正論。

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為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國啓禹子也。河南陽

蓋啓縣南有鈞臺。岐。湯啓或言臺。卽偃師。周武有孟津之誓。成

有岐陽之蒐。國周成王歸自奄。太蒐於岐山。陽。康有鄆宮之朝。鄆。鄆在始平。鄆縣東。有穆有塗

山之會。國周穆王會諸侯於塗山。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國君謂靈王當於六

王二公之事。擇用何禮。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國選擇王曰。吾用齊

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國言所聞。謙示所未

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國其禮六儀也。宋公故獻公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

男。會公之禮六。國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其禮同。所從言之異。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

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國規正。二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

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太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

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田言為宗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至恨其後

幣因諸侯會布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

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仍

緡皆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黎東周幽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大室皆

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

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十數之小成也故左師曰。然。不十年

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案遠是訓年代久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慎禮二字。是一篇眼目。下文屢提禮字。足見照應之密。

前叙六王二公事是法。後又引三代之季是戒。二者並言。章法始備。

一會之後。而列邦中有識之士。皆決其必亡。甚矣無禮之不可也。汰之一字。

正無禮注脚。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

而適齊娶於國氏。國氏齊正卿姜姓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

而上僂。深目而猥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且而皆召其徒無之。徒從者且曰志

之。志也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齊如穆子饋宣伯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

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言兄始為已則有今日之願魯人召之不告

而歸。不告僑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問有對曰余子長矣。

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牛以驗所夢曰

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豎小有寵。長使爲政。家政公孫明知叔孫於

齊。公孫明齊大夫子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國姜母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

之。丙子孟田於丘薺。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欲使從

叔孫爲孟鐘。曰爾未際。際接也孟未與饗大夫以落之。鐘以鞮豬血既具。

禮饗使豎牛請日。請日入弗謁。謁白也出命之日。命詐及賓至。聞鐘聲。知享孫聞不

怪鐘聲。而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容。北婦人國姜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

諸外。孟丙殺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與之私遊觀於公宮公

與之環。使牛入示之。賜仲王使豎牛以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

如何叔孫曰。何爲。牛怪曰。不見。既自見矣。自往見公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

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饑渴。授之戈。杜洩叔孫氏

使杜洩殺之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

个而退。个東西廂也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

子而相之。昭子豹之庶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昭子帶

也南遺季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與已同志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王所路

賜叔孫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

介冢卿謂季孫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置也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

謂叔孫王思舊勳而賜之路。以念其先人復命而致之君。敢自乘君不敢逆王

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謂季孫也夫子爲司馬與工

正書服。

謂叔孫也。服車之器。工正所書。

孟孫爲司空以書勳。

勳也。

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

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

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

以。謂季孫孫。

自吹垢驅羊以後。以及商之高宗。皆以一夢得賢。傳爲佳話。而此獨爲家禍。

夢之不足憑如此。然深目緞喙。望而知爲凶人。以穆子之智而不之察。何也。

好善而不擇人。晏子之言。於是驗矣。

以父子之親。而聽信讒人之言。構成大獄。而不一加引問。可謂昏瞶之極。然

北婦人之言。深中其心之所忌。故一怒而不可遏也。甚矣小人之可畏哉。

求之而至二語。蓋謂叔孫之用豎牛。乃求之而至。何以去爲。與慶鄭之對晉

惠公云。懷諫違卜。固敗是求。兩求字意同。蓋慶鄭杜洩俱爲正人。未免失之

贛直。

叔仲昭子與南遺皆季孫近臣。皆與豎牛通。是叔孫之死。季且從而利之。宜

豎牛之無所顧忌也。

卷十七 昭公

二五

卷十八

昭公二

五年

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去往有贈賄郊勞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女叔齊魯

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

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

令在家。大夫在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孫懿伯也奸大國之盟。元年奸會

統之陵虐小國。莒取鄆伐利人之難。亂而取鄆不知其私。有私難公室四分。

民食於他。他家也思莫在公。不圖其終。言昭公不知禮盡失其民為國君。難將

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與憂國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

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魯昭公生平亦無失德。其不能收回已失之權。責以無才諒矣。然此事亦豈易言。至以伐莒取鄆。予以罪名。此是季孫所爲。恐昭亦所不服也。惟叔侯此語。俱是寓譎諫之意。非止論昭公也。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太叔勞諸索氏。太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國事雖已終皆可復行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閹。國則足使守門以羊舌肸爲司宮。國利加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蘧啓疆曰。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况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覲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國宴飲以貨爲好衣服車馬在客所無殮有陪鼎。國熱食爲殮所以陪

動下段入有郊勞。勞之於郊出有贈賄。去則贈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

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于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

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

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言何為備誰其重此。重也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

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樂至。樂也求昏而薦女。薦也君親

送之。晉平公親送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

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五卿位在韓起之下，皆三軍之將佐也趙武之子吳旬，偃之子羊舌

肸之下，祁午、張趯、藉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凡言非韓

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襄韓無忌子也，為公族大夫箕襄、邢帶、叔

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韓襄起之兄子箕襄、邢帶二人，韓氏族韓

邑皆成縣也。成縣賦羊舌四族皆彊家也。銅鞮伯華、叔向、叔晉人若喪韓

起、楊肸、五卿八大夫。五卿趙成以下輔韓須、楊石。石叔向因其十家九縣。

數韓氏七羊舌氏四而言十家舉大長轂七百也長轂戎車其餘四十縣遺守四

千國計遺守國者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國伯華中行伯魏舒帥之

行吳伯中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

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國謝厚為韓子禮

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圉辭不敢見禮

也國奉使君命未反故

此一篇分作三段。聖王務行禮以下。是喻之以理。晉之事君以下。是動之以情。韓起之下以下。是曉之以勢。逐層寫出。無不曲折詳盡。為暴主言。不可不如是。反覆周至。然仍是曉之以勢者。最為得力。蓋楚靈平生好作大言。而其意實怯。故惟此為足以動其心。其曰不穀之過也。則其氣固隱為之奪矣。明是不可。偏說何不可之有。措詞極有機智。宜聽者為之心折。

叔向自是晉臣之錚錚者。觀其對子太叔之言。既然而有。不畏疆禦之意。使其

禍生不測。亦必能以一死報國。以示中華有人。若韓起則非吾所敢知也。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蓬射以繁揚之師。會于夏

汭。夫國會楚于大。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蓬啓疆帥師從之。

師從吳也。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鵠岸。楚子以駟至于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

楚人執之。將以覺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敵

邑。卜之以守龜。守國之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

尙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辭止此龜之君若驩焉。好逆使臣茲。敵邑休怠。

解也。休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馮盛也。雷奮發。怒如雷。震電掣。虐執使臣。將

以覺鼓。則吳知所備矣。敵邑雖羸。若早修完。器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事勞

之難易。而有其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覺軍鼓。而敵邑知備。以

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必其常

吉城濮之兆。其報在郟。吉其城濮戰楚下。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報楚意。吳有乃弗

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楚國沈尹赤次於萊山。蓬射帥繁揚之師。先入

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備國有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

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蓬啓疆待命于雩

婁。禮也。國善備

蹶由此時。若作一乞憐之語。大命休矣。妙在於倔強之中。仍曲盡周詳之意。

使聞者知殺之無益。而且有害。自不覺氣爲之奪。解揚之言。純是喻以理之

是非。蹶由之言。又是示以事之得失。用意雖同。而措詞自別。蓋解揚是對英

主言。蹶由是對暗主言。義各有當故也。

六年

二月。鄭人鑄刑書。國鑄刑書於鼎叔向使詰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國虞度

度子產以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國臨事制

法也法豫設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

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懼也。教之以務。所急時。使之以和。使民既以。臨之以敬。泄之以疆。事為泄之於。斷之

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

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

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

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賦作。制參辟。鑄刑書。三代之末法。將以

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故能日有安靜四方之功。刑

也。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法為天下所信爭信也。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

矣。將棄禮而徵於書。書為徵。錐刀之末。將盡爭之。喻小事。亂獄滋豐。賄賂並

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臍聞之。國將亡。必多制。改法數。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

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不能為後世子能

孫盧吾以救當世之弊也。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心星也周。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

鼎也 刑器 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爲。

子產之鑄刑書。不過詳列科條。使民知所趨避而已。於用法之中。未嘗不寓愛民之意。非果有商鞅韓非之暴也。故夫子卒以惠人許之。叔向之書。自是原本之論。若以防姦禁暴而言。仍以子產所爲爲是。至士文伯之言。更屬術士口吻。其幸而中者。亦偶然耳。

七年

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卽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闖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官。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經略天下略有侯正封。有定分疆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草也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濱詩也天有十日。至癸甲人有十等。至王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

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國如此則將安所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國荒也。有

亡人當大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國楚作僕區之法。國僕區曰盜所隱器。

所得器盜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國行善法故水能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

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毋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

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國人欲致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

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國言王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盜國

有寵靈王戲言若以二文之法指我為遂赦之。盜則我方有寵于君未可得而取也

無字所為。據理雖直。終非事上之道。待請而後執焉。斯為得之。

楚靈王弑君之賊。一生亦無善政可言。獨其赦無字不誅。尚有容人之量。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國宮室始成大宰蒍啓疆曰。臣能得魯侯。蒍

啓疆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國嬰齊楚令曰。吾不忘先君

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楚以請盟故言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

民。嬰齊受命于蜀。蜀盟在成二年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語以告宗廟此

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四王共康嘉惠

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襄公二十八年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哀感

心傷悼失其圖謀社稷之不皇。况我懷思君德。皇也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

國。以信蜀之役。蜀以示于蜀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但欲

使君來不敢望如蜀復有賀子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問

魯見伐之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請問也以問成公所賜何不踐言公將往。夢

襄公祖。祖祭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

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

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僖子仲

孫及楚。不能答郊勞。

君若不來以下。語極蠻獷。定是夷狄之俗。中國詩禮之邦。斷斷無此詞令。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

介而行。甲介也。曰。壬子。余將殺帶也。帶助子。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孫段

豐氏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此年正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

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公孫洩子孔。良止伯有子也。襄十九年

大夫使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廟則得其所

歸乃不為惡厲。以為之依歸也。太叔曰。公孫洩何為。何子孔不為厲。子產曰。說

也。為身無義而圖說。使伯有無義以妖鬼。故立之。恐惑民。並立洩。從政有所反

之以取媚也。而當民不可使知之。故治政。不媚不信。不說不信之招也。不信民

不從也。苟不信而後從之。漸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軍佐趙成晉中。曰。伯有猶

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魄也。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

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彊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况良

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國去英。輻其

政鄭雖無腆。國腆厚也。抑諺曰。蕞爾國。小國蕞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

精也多矣。國其用權勢則甚弘大。其致精爽則甚衆多。其族又大。所馮厚矣。國良霄魂魄所馮者貴重。而彊死能

爲鬼。不亦宜乎。

鬼物焉能殺人。或死期將至。鬼能先知。託言己之所爲。以嚇人耳。譬之人世

胥吏之居衙署。亦能打探消息。用以欺詐取賂。

人言方盛。爲上者不宜徇羣情。以證成其有。又不能持正議。以力辨其無。祇

得從中想出法子。使紛紛者不禁自戢。此道中之權也。腐儒固不足以知之。

公孫洩之立。尤爲用意周到。否則且自蹈於師巫禱祠之俗。而無以自解。爲

義圖說之言。此中固大有至理。

天下彊死之人多矣。卽取精用宏之人而強死者亦多矣。不聞其皆能爲厲。

子產之論。亦第就一事言之耳。

九年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閻甘人甘大夫囊也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潁陸

潁周邑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桓伯辭賁讓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

土也。此五國為西土之長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

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邇近也文武成康之

建母弟。以藩屏周。亦其廢隊是為。弟為後世廢隊之兄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國

冠成禮而棄其始冠縹布之先王居橐杻于四裔。以禦魑魅。魑魅凶言。橐杻略舉

在則三苗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允姓陰戎之祖與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

來。二年秦十五年晉惠公自秦歸川。二十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甸邑外為郊。郊外

甸之則戎焉取之。戎安得非惠公誘戎之地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

戎制之不亦難乎。戎得之唯以畜殖五穀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

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宗族之人謀主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

專棄謀生。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公雖言文

未能改正 朔易服色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

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外親使趙成

如周弔。且致闔田與祿。趙成中軍佐 祿成死衣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

於晉。晉人禮而歸之。周賓滑 大夫

列國大夫。敢於舉兵侵入畿內。其目無天子甚矣。韓宣子主晉柄。乃毫無所

見。自同死人。詹桓伯所說。義正詞嚴。雖強暴亦為奪氣。其執甘大夫以說於

晉。尤見其一番世故周旋。衰周氣象。即此可見。

十年

齊惠轅高氏皆耆酒。轅高二族 皆出惠公信內多怨。按信內多怨自是兩事杜 解云婦人言故多怨非彊於陳

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即樂施子 雅之子也子良。尾即高彊子將攻陳。鮑

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鮑國文子則亦授甲矣。

使視二子。田子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

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田高得公以自輔

助陳鮑失公其將遂伐虎門。田欲入公不聽故曰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

之外。田端委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田言無善助欒高

乎。曰：庸愈乎。田罪惡不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

靈姑鉅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田王黑齊大夫靈姑鉅公五月庚辰，戰于稷

田稷記后欒高敗，又敗諸莊。田莊六國人追之。田國人助公又敗諸鹿門。田鹿

田城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

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田不可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

田蘊畜也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田莒

子旗平日作事，差強人意。至此亦復贖贖何也。蓋天奪之魄矣。

先得公則可以號令羣下。陳鮑所見未為失策。此即曹操所以破滅羣雄以

有天下。惟不幸。先爲陳鮑所得。反因其兵至。而坐以伐君之罪。此時樂高大受不義之名。而百喙無以自解。其敗也不待再計決矣。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也。

晏子此等舉動。與在莊公遇弑時無異。

卷十九

昭公三

十二年

三月。鄭簡公卒。將爲葬除。葬道除及游氏之廟。游氏子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廟用具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者。國教毀廟之辭。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不忍毀。徒既如。大。叔之教。子產乃使。還。道。避。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壩。壩。下。棺。壩。弗毀。則日中而壩。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久。留。不。欲。實。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子大叔不忍毀己廟。而請毀他人之室。稍爲不恕。觀子產之言。愈見前之不毀廟者。確非徇同寅之私。

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南遺之子孫費邑宰南蒯謂子仲。子仲子仲吾出季氏而歸

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

子叔仲帶之子叔仲小也。語以欲出季氏以不見禮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悼子之子

命乃在平子為卿之前。見平子父也。傳言叔孫之見。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昭子受三命。昭子不伐莒。亦

以例加。叔仲子欲搆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昭子受三命。昭子先人。平子

曰。然。故使昭子。昭子自貶黜。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媾也。及此。若因

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媾將與

季氏訟。書辭無頗。頗也。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慤。謀季

氏。慤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在仲夏。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

聞亂。逃介而先。逃介副使子仲。逃其副先歸。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

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憂患湫愁。深思而淺謀。邇身

而遠志。家臣而君圖。家臣而圖人君之事。故言。思深而謀淺。身近而志遠。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指其不

吉凶卜遇坤三三坤上坤之比三三坤六五坎變曰黃裳元吉坤六五爻辭以為

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

然。必敗。外疆內溫。忠也。疆而能溫所以為忠和以率貞。信也。正和正信而土安

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

非下不共。不得其飾。為裳不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不相率事

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剛克柔克也。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

將何事也。且可飾乎。險事不道正可以占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

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不參成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

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圃言南蒯在杞。欲為亂。杞生於從我者子乎。之子稱言

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鄙猶倍也。去我必有恥辱之事已乎。

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

待政於朝。曰。吾不為怨府。

從已可不失今之尊

圃言南蒯在杞。欲為亂。杞生於

之子稱言

觀公子慤之從君如晉。昭公於此已有圖季之意。不待居於長府時矣。

解易全以人事為言。亦異於後來術數之學。

鄉人一歎一歌。俱作韻語。前後恰好相應。

楚子狩于州來。獵也。狩冬也。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

徐。以懼吳。與國。故圍之以備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

羽衣也。秦所遺。翠被。羽飾。被翠羽。豹舄。皮為履。執鞭以出。以教令。僕折父從。大夫。楚始與

革夕。丹夕。莫見。王見之。去冠被舍鞭。大臣。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封君。楚始與

呂伋。之。子。齊。丁。公。王孫牟。子。衛。康。叔。燮父。子。晉。唐。禽父。子。伯。禽。並事康王。成。王。子。

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

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為車。衣服。籃。縷。柴。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

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言。楚。在。山。林。少。所。出。有。不。祥。齊王舅也。母。齊。太

女。公。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

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陸終氏生大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

故謂昆吾為伯父昆吾。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此時舊許之地屬鄭。故云。我若求之。

其與我乎。對曰。為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

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

者。專足畏也。又加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剡圭。以為鉞。秘

破圭。玉以飾斧柄也。敢請命。度之精制。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

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譏其順王。心如響。應聲。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以

已喻鋒刃欲自摩厲。以斬王之淫惡。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

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皆古書名。三墳。即伏羲神農黃帝之書也。五

之八索。九州之志。謂之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肆。極也。周行天下。將皆必

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謀。父。周卿士。祈。父。周司馬。

方諫遊行。故指司馬官而言。此詩逸。王是以獲沒于祗宮。案獲沒祗宮。言免於篡弑。非死。臣問其詩而

王是以獲沒于祗宮。而巳。林云。免於篡弑。非死。臣問其詩而

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

德音。式用也。昭明也。貌也。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國之言

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治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盡是時。穆王遠游。過用民力。宴飲無度。故其詩如此。王揖而入。

饋不食。寢不寐。數日。革之深。感于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

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

問鼎是其乃祖故事。此復言及者。知楚人眈眈之欲。未嘗一日忘之。

對鄭事與上文詳略相間。

上文僕析父從句。已爲此處伏根。否則唐突無謂。

子革一幅正論。已在意中。並不因析父一言而發。其聞王稱左史。而忽引祈

招之詩。皆是胸有成竹。

靈王既感子革之言。此時亟下班師之令。講水息事安民之道。猶未爲晚。乃

遷延數日。致內亂已成。悔之無及。蓋禍至神惑。亦有不自主者已。

十三年

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蒍掩而取其室。三在襄十年及卽位。奪蒍居田。之國晉掩

遷許而質許圍。年圖遷許在大夫蔡洧有寵於王。仕楚者蔡人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

圖楚滅蔡在十一年洧王使與於守而行。王使洧至乾谿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申

四年王奪鬪韋龜中犍。子文章龜令尹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郊尹治郊竟大子

蔓成然故事蔡公。圖蔓成然卽成然故蒍氏之族。及蒍居許圍蔡洧蔓成然。

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圖因楚之羣大夫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

城。克息舟城而居之。圖息舟楚邑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察。事朝吳。圖朝吳聲

子之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圖觀從以父死怨以蔡公之命。召子干

子皙。圖二千奔晉于王弟元年及郊而告之情。圖告以謀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

將食。見之而逃。圖驚起辟之故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圖使子干食

僞與蔡公盟之已徇於蔡。圖已觀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

僞與蔡公盟之

已徇於蔡。圖已觀

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

師而從之。以師助二子蔡人聚將執之。以爲妖言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

何益。乃釋之。公已成軍殺于不智也蔡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

待所濟。言若能爲靈王死則可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公則可得

安且違上何適而可也。言不可違上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

子于干依陳蔡人以國。國而依倚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

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蔡四族：夏氏、許氏、以入

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後人爲復名之蔡公知之，曰：欲速。速入楚

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藩也蔡公使須務牟與史裨先入，因正僕人殺

大子祿及公子罷敵。須務牟史裨楚大夫蔡公之黨也公子比爲王，公子

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

告之。告使叛靈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剽。師及訾梁而潰。訾梁而衆散王聞

羣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

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也擠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

待于郊，以聽國人。之國聽國人所與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

侯。王曰：皆叛矣。許棄之大都皆如陳棄不棄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

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然丹于革王恚夏，將欲入鄢。別名夏順漢

流爲公順漢芊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謂斷王旌執王弗誅，惠

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圍，以歸。棘圍名夏五

月，癸亥，王縊于芊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

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命于棄疾有營壁之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

觀從子玉吾不忍侯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

至矣。也周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

矣。司馬見殺以恐于干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

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卽位，名曰熊居。葬子干於訾。

實訾敖。者楚不成君無號誰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取

四詐以爲靈王而葬使子旗爲令尹。子旗成然楚師還自徐。徐前年圍吳人敗諸

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平公立陳蔡公復其故國蔡致羣賂。時所始舉賂

施舍寬民。資以施恩惠舍逋宥罪舉職。修廢官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子觀從致

疾今召用之明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開龜兆卜人使枝如子躬聘于

鄭。躬楚大夫且致犂櫟之田。平王犂櫟本鄭邑楚中取之事畢弗致。服不知鄭自說

故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犂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犂

櫟。降服而對。冠也謝遠命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子躬謂

毋自勤辱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辛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

敘致亂之由。每事以一二語了之。可悟用簡之法。

觀從之謀。明明是受命於蔡公。而傳中偏無一語露出。

靈王暴師在外。太子幼弱。並不爲慎擇重臣。以居留守之任。使人其都者。如

履無人之境。足見爲謀之疏。

余殺人子二句。足見天道昭昭。報應不爽。妙在卻自本人口中說出。

子于初立。衆情未附。靈王此時。苟乘舉國驚疑之際。捲甲疾趨。取之易矣。無如人心已去。不肯爲用。觀從一言。而士卒離散。子然一身。祇得徒手受縛而已。

靈王原是剛暴之人。故臨難之際。猶自悻負氣。與項羽末路相似。寧我負人。無人負我。非一代梟雄。此事亦做不到。子于非其人也。

平王初政可觀。却是勤民令主。而其後惑於姦壬之言。舉動顛倒。與其始殆。若兩人然。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其此之謂矣。梁武帝唐元宗爲之續矣。晉成廡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郟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於良。水道不可。

水道不通。不可爲會。

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萬人三十羊舌鮒攝司馬。叔向鮒

兼弟也。揮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幄軍

旅之帳。圖四合象宮。室曰幄。在上曰幕。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圖一宿為舍。每遇宿舍減損其數。及

會亦如之。圖亦九張也。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圖芻牲草。日芻薪。日蕘。縱淫芻蕘之人欲使衛

患之而致貨。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圖屠伯。衛大夫。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况衛

在君之字下。圖屋字之。下喻近也。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圖請之。叔向受羹

反錦。圖受羹示不逆。其意且非貨。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圖將及禍。為此役也。圖役

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圖子謂屠伯若以君之命以錦賜之，其可禁止。客從之，未退而禁之。圖屠客

伯衛者言其瀆貨之甚。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圖獻公王

卿士。劉子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圖底致也。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

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圖董督也。庸功也。討之有辭，故功多也。天子之老

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圖車在。天子大夫稱也。行，道也。遲速唯君。叔向告于

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

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業。實賦也。經。常也。有業

而無禮。經則不序。有。須。禮。而。有。次。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禮。須。威。而。後。共。有威而不昭。共

則不明。明。而。後。信。昭。告。神。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不。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棄。禮。無。禮。無。經。

無。經。無。業。故。百。事。不。成。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以。修。其。職。業。間朝以講禮。

國。三。年。而。一。朝。正。班。爵。之。義。率。長。幼。之。序。再朝而會以示威。國。六。年。而。一。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再會而盟以顯

昭明。國。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也。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

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恆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

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國。何。齊。肅。為。盟。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

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

間矣。國。間。也。國。間。也。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國。建。立。旆。旗。也。不。與。其。旆。旆。游。也。壬申。復旆

之。諸侯畏之。國。軍。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旆。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

共。魯故之以。國。不。共。晉。賈。以。魯。故。也。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

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以絕託魯辭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謂蠻夷以

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

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債於豚上。其畏不死。

南蒯子仲之憂。前事在其庸可棄乎。忘也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

杞鄆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二憂為南蒯子仲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

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於除。壇除地為癸酉退朝。朝晉子產命。

外僕速張於除。使之外僕掌次舍大夫也。子產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

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

以列。位也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畿內共職貢者鄭伯男也。

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息也行理之命。行

聘問者通無月不至。貢之無藝。法制小國有關。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

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法重則小國亡。在今日立法自日。

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國也。子產

曰。晉政多門。出一家。不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偷苟且。不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不

競爭則為人所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幕也。使狄人守之。司鐸

射。大夫。晉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冰。箭。箭。可以取飲。晉人以

平子歸。子服湫從。伯從至晉。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決意。猶無

為為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

邦家之基。為治乃國家之基本。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

事使有定制。賦之禮也。

此時晉之君臣。終日昏瞶。不以國事為意。邦中正人。祇一叔向。亦不能有所

匡正。諸侯既皆有貳心。除是示威示眾。亦無別法。讀至此。亦可知其不得已

之苦心矣。

觀其對齊人之言。可謂高君知古。對魯人之言。可謂齊君知今。通人胸中。固

無所不有。

敍子產子大叔張幕事。又於百忙中參以閒筆。左氏專用此法。

晉政不綱。已於子產眼中覷破。何暇討國一言。倘使晉人聞之。亦不暇爲一切虛聲恫喝語。惜齊魯之臣。所見俱不及此。

十四年

晉邢侯與雍子爭鄆田。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雍子亦故楚人。久而無成。獄久訟而決。士景伯如

楚。士景伯晉理官。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

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于朝。宣子問其罪于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

施生戮死。可也。施行罪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

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書三

死者皆刑。皋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于市。仲尼曰。叔向古之

遺直也。古言叔向之直。有古人遺風。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

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謂言覆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謂言能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謂言能以正邢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榮名猶義也夫。按恐人以章弟之惡爲不義故

曰猶義

以經斷獄。漢代猶然。後世少見。

夏書所列三罪。竟若爲三人而設。妙極。

十五年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之別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

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息，將焉用邑？邑以賈息，不如完舊。賈猶買也，得一邑而買人之怠惰，不如使人保守。

其舊之為愈也，完猶保守也。賈怠無卒。卒終也，不能善終也。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

率義不爽。爽也。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

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戴鞮歸。鞮，鼓君名。

晉之圍鼓，蓋處於必勝之勢，故樂為宣示恩德，以結鼓人之心。後來如樂毅

之於莒，卽墨諸葛亮之於南蠻，皆用此法。樂毅之不成功，乃出於所慮之外。

而其用意未嘗不是。二人蓋襲荀吳之故事，而有幸有不幸焉耳。

十二月，荀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文伯，荀躒也。

魯壺，魯所獻壺樽。王曰：伯氏，周之同姓，故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魯感

而言也。鎮撫王室，文伯揖籍談。文伯無辭，揖籍談使對。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

謂明德之分器。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于王。薦，常也。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

而遠于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字而汝籍談也

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密

須。姑姓國也。文王伐之。得其鼓。路以蒐。闕鞞之甲。武所以克商也。闕。鞞國。所出鎧。唐叔受之。以處參虛。

匡有戎狄。闕。參虛。實沈之次。晉之分野。其後襄之二路。周襄王所賜。晉文公大路戎路。鉞鉞。鉞鬯也。鉞。鉞斧。

鉞。鉞酒。黑黍。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

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南陽。有撫之以彝器。屬弓鉞。旌之以車服。襄之二路。明

之以文章。旗。旌。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叔父當在誰耶。不在。且

昔而高祖。孫伯鷹。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孫伯鷹。晉正卿。籍談九世祖。及辛有之

二子董之。晉于是乎有董史。辛有。周人也。其二子適晉。為太史。籍。董。董狐。其後。女司典

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竇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

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必終於此。所樂。今王樂憂。

若卒以憂。不可謂終。景王居喪當憂而樂。若終之。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

焉。后天子絕期唯服三年喪于是乎以喪賓宴。共喪之又求彝器樂憂甚

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諸侯有善功乃作彝器藉三年

之喪雖貴遂服禮也。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

也。言今雖不能遂服猶當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禮失二

不遂服又言以考典。成也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使原伯魯之徒充四牡皇華之選其納侮啓羞也宜哉。

景王此舉例以求車求金初不甚異乃明於責人而暗於責己何哉。

十六年

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

立于客間。孔孫張子執政禦之。列者禦止也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

之事畢富子諫。富子產也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

則言數見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鄙也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

恥也。子產怒。責已不當子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案類不服也。讀

之放紛。紛亂也。縱也。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

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昆兄也。子孔鄭襄公兄孔張之祖父。執政之嗣也。

鄭子孔嘗執國之政。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

於家，有祿於國。祿邑受有賦于軍。賦軍出即喪祭有職。主有受賑歸賑。君祭以

賜大夫歸賑謂大夫祭歸肉於公。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

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宣子有環，其一

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請也。講也。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

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求少。晉所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

薄也。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鬪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

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

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

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國若惟命是聽。則鄭且爲晉邊鄙之邑。不復成國。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國銳細小也。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國鄭本在周畿內。桓公東遷。并與商人俱。庸。次比耦。國庸用也。更相從。耦耕。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國無強市其物。毋或句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國質信也。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國法也。藝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國陳也。布也。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

微二罪。以要失諸侯敢辭之。

子產並非文過之人。觀其答叔向書。引咎不暇。而此獨怒不可遏何也。蓋孔張被笑。子產見之。必大有不樂。故有此一段議論耳。

子產深知韓起之爲人易與。而又自信己之才望。久爲晉人所欽仰。故不嫌徑行己意。若以平常事大之禮而言。以一環之故。而開罪於其貴臣。於事理亦有所不合。吾終以子大叔子羽之說爲是。

此商人之語。當是子產從中授意。然更出韓子意外。

十七年

秋。鄭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帝少皞子金天氏黃

也。鄭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黃帝之軒轅

也。黃帝受命有雲。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

官。百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共工以諸侯受水瑞以水名官太皞氏

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有大肆伏義氏風姓之祖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

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曆正也。鳳鳥知天時故玄鳥氏司

分者也。玄鳥燕也。春分來秋分去。伯趙氏司至者也。伯趙勞也。夏至鳴冬至止。青鳥氏司啓者也。

青鳥鸛也。立春鳴立夏止。丹鳥氏司閉者也。丹鳥鸞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祝鳩

氏司徒也。祝鳩鸛也。鸛鳩也。鸛鳩主教民。鴝鳩氏司馬也。別故爲司馬主法。制而有。鳩鳩氏

司空也。均故爲司空。平水土。爽鳩氏司寇也。爽鳩實也。驚故。鵲鳩氏司事

也。來冬去故爲司事。五鳩鳩民者也。鳩聚也。治民名。五雉爲五工正。有五種西

西方曰鷦雉。東方曰鷦雉。南方曰鷦雉。北方曰鷦雉。東方曰鷦雉。南方曰鷦雉。東方曰鷦雉。南方曰鷦雉。

而南方曰鷦雉。設五色之工也。伊洛。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屬爲九農正。有九

種也。春寫鷦鷯。夏寫鷦鷯。玄秋寫鷦鷯。冬寫鷦鷯。黃棘。寫鷦鷯。丹行。鷦鷯。皆

淫者也。民使不淫。放止。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

不能故也。能致遠。瑞氏代少皞者。命不。仲尼聞之。見於郊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

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不修其官

以小夷君長。乃博通典故。如是中國文人學士。愧之多矣。

左氏每作數典之文。必詳實整瞻。其用筆矜貴處。最宜留意。

吳伐楚。陽句爲令尹。卜戰。不吉。孫令尹子孫。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

吉。子魚也。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鮒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尙

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舟名。使

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周也。盈其隧炭。陳以待命。炭隧也。出入道也。豈

待吳命。言其守之嚴密。吳公子光。子闔廬。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

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力以藉衆舟。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鬣長

鬣鬣與吳人異。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師也。三呼皆迭對。

更也。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吳光兵略。始見於此。

十八年

夏五月。火始昏見。心星火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風木也。木曰融。風融

之曰火始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

以望之。於其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

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前言裨竈欲用禮樂。今復請用之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

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

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或時有中者遂不與。亦不

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山里析鄭大夫民震動，國幾亡。吾

身泯焉。弗良及也。先言將死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子產知天災

不可述非遷所免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輿以其常火

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晉人新來未入使司寇出新客。新來聘者

出之禁舊客勿出于宮。情不為其知國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鄭大夫

巡行宗廟祀之位大宮鄭祖廟不得使火及之

使公孫登徙大龜登門大夫使祝史徙主祔於周廟

告于先君國祀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有火災故合羣主於祖廟易救護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

司宮國商成公鄭大夫司宮巷伯寺人之官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國司

兵司寇主刑列居行火所燬國燬城下之人伍列登城國為部伍登城備姦也明日使野

司寇各保其徵國野司寇縣士也火之明日四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國郊外

大祝大史除治祭處於國北方就大陰禳火禳火于玄冥回祿國玄冥水神同祿火神祈于四鄆國鄆也鄆書焚室

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

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術士之言有時而中。人以其幸中之故。遂信之不疑。其實中者十之二三。不

中者十之七八。但堅持本意。彼之術亦自此窮矣。

倉卒之際。而不忘亡友平日之言。可謂臨事不亂。

子產救火之法。與子罕之遇宋災相似。俱不愧一時能臣。

不救火。不弔災。則其平日之膜視民瘼可知。故爲亡國之徵。

七月。鄭子產爲火故。大爲社。治也。治國爲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禳也。禳也。乃簡兵大

蒐。將爲蒐除。地治兵於廟城內。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蒐場

過期三日。得一處小不。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使除道之衆。曰。子產過女。而命

速除。乃毀於而鄉。毀而汝也。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

之。曰。毀於北方。不忍毀人廟仁。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

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况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國雖小而不可犯者以

有能修守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

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憫然授兵登陴。憫然將以誰罪。邊人恐

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

又懼讒慝之閒謀之。以啓貪人。薦爲敝邑不利。重也。薦也。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

可說也。國猶可解說。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鄭雖

與他國爲竟每瞻望晉歸赴之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國有災異。授兵登陣。以防他變。此亦長吏應盡之職。而鄰國遽有煩言。可謂多事。子產之對。祇是開誠與之相見。而其中之疑惑自消。

卷二十

昭公四

十九年

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于晉大夫。生絲弱。也。弱子游少也。其父兄立子瑕。子瑕子

游叔父駟乞。子產憎其爲人也。且以爲不順。不順舍于禮也。弗許。亦弗止。禮止之爲遠

中。立故駟氏聳。懼也。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

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下。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

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短折天死曰札。未名曰瘥。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

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宜於私族之長者。寡君與其

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駟氏非國所欲亂。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

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

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卽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絲以弱被廢。自是負屈。但不訴諸君而訴諸晉。是明明欲藉大國之力。以刦制其君上。此風亦何可長。子產嚴詞以拒。外以存國體。亦內以正人心。此時固一毫示弱不得。

二十年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將以時建居城之外叛自以爲

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

過多矣。納建妻過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

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

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能苟不

且而懷奉初以還。以周旋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

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范也奸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

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子仁愛其父

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子棠君奢之長弟員

大夫員尚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

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貴成功者

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為棄父去名不可廢。為廢名爾其勉之。

相從為愈。差也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不得早食楚人

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吳州子僚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讐。

不可從也。風也反復也員曰：彼將有他志。故破其議而員亦知之余姑為

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以計未得用故進勇士乃見縛設諸焉。勇士縛諸而耕於鄙。

王聞無極之言，不問之他人，而問之太子之傅。則不欲遽罪太子，可知。使伍

奢此時，委婉其詞，以辨明太子之無罪，未必無回天之力，乃一意慙直，若不

勝抱憾君父者然。宜王之怒不可遏。而太子之禍成矣。此寬饒少和之過也。觀司馬奮揚處事有權。而其詞氣之間。又能曲體人意。其勝伍奢多矣。

伍尚伍員各行其志。而皆不悖於道。可謂二難。而伍奢知子之明。亦不可及。伍員此時報仇之志。刻不能待。而必遲之以俟其間。知其不可以倉猝試也。必有忍而乃有濟。古未有淺躁之人。而能成大事者。

衛公孟縶狎齊豹。縶之公孟靈公兄也。齊豹輕也。奪之司寇與鄆。鄆有役則反之。

則以宮邑還約使行無則取之。則取其邑。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喜則以宮邑還約使行。

子貞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宣姜靈公嫡母。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

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為驂乘焉。驂為公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

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

遠也。名故公孟親近我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

難而逃。是僭子也。不信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終竟也而歸死於

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蓋，獲衛郭門也。齊子氏

帷於門外。蓋，獲衛郭門也。而伏甲焉。使祝鼂實戈於車薪以當門。前也。其

使一乘從孟公以出。戈亦如前車，實其後。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閔中，閔，中曲

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

閔門入。衛門名。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副車也。及公宮，鴻駟

乘于公。公乘一車，四人。公載寶以出，楮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衢，馬路也。遂從

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追者出。踰而從公。公如死，烏析朱鉏宵從寶出。

徒行從公。朱鉏，成子黑背孫。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公之孫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

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內則猶為衛君，未失國。乃將事焉。遂從諸死。烏

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

君命下臣于朝，曰阿下執事。」阿，比也。命已。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

君命下臣于朝，曰阿下執事。」阿，比也。命已。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

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在國言受聘當宗廟也乃止。衛侯固請見之。欲

相與青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見國以爲禮爲未致使故也。敢國未致使故不衛侯以爲

乘馬。國喜其物已故貴其物賓將振。行國夜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

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

君也。臣懼不免于戾。請以除死。以國請助夜行親執鐸。終夕與於燎。以國設火燎齊

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爲國北宮喜也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

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以國喜本與齊氏同秋七月。

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楮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以國皆齊閏

月。戊辰。殺宣姜。以國與公子朝通謀故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以國滅齊賜析朱鉏。諡曰成

子。以國青從而以齊氏之墓予之。以國皆未死而賜諡及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

以國子石公孫青言其有禮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以國喜青苑何忌辭曰。與

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以國何忌齊大夫言青若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傳尚書
康語

况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子張孔子弟將往

弔之。仲尼曰。齊豹之道。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縶皆由宗魯君子不

食姦。知其祿是食姦也而不受亂。許約行事不為利疚於回。利疚病回邪也

身於不以回待人。知難不告不蓋不義。以周事約不犯非禮。以二心事

荀息宗魯兩人。皆聖人所謂好信不好學也。然臨難而背之。品愈下矣。所貴

慎之於始耳。

衛君當奔播之餘。而鄰國之臣。猶恭順如此。此真古道之不可及處。

定亂俄頃之間。絲毫不費人力。妙極。

絳苑何忌語。介子推之後。復見此人。

齊侯疥。遂店。店病也。因疾變為瘧疾也。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齊多

梁丘據與裔款。變大夫子齊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

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闔。以辭賓。欽

發羅固以辭謝來問疾之實

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

建即

楚子木范會即晉士會范武子

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

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

國家無猜疑之事故祝史無求於鬼神

建以語康王。

王楚康王曰：

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

五君文襄靈成

公曰：據與款謂寡人

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

廢事無

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

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

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

取掠者

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

還猶

不思謗讟，不憚鬼

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

為言君之罪是

其蓋失數美，是

矯誣也。

掩也蓋

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

求媚於神

是以鬼神不享其國，以禍之。

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慢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

對曰不可爲也。史言非誅祝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

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縣鄙之人。

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征介隔也迫近國都之關言邊鄙既入服承嗣

大夫。強易其賄。夫世嗣者大布常無藝。布政無法制也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

不違。去也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令於邊鄙私欲養求。不給

則應。求覓所求不給則應之以罪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

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萬億萬曰億

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去山澤之禁薄

斂已責。遺國除責

破空說出一事。俟其疑問。然後再申己意。戰國策士口吻往往如此。

純以大氣包舉。故絕無堆垛痕迹。然不善學之。必以重疊取厭。

論祝詛却有語妙。全篇文字。於此數句救活。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

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

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萑苻澤名。於澤中劫人。大叔悔

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

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糾猶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

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詩

大雅汙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毋從詭隨。詭人隨人。無正心。不可從。以謹無良。

謹勅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式用也。遏止也。慘曾也。言為寇虐

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絀。不剛不柔。詩殷頌言湯政

也。急布政優優。百祿是遒。遒優優也。和也。遒聚也。和之至也。及子產卒。尼仲聞之。出涕曰。古之

遺愛也。子產見愛有古人之遺風。

子產之說善矣。然尚狃於一偏。蓋專就鄭事而言。而非大中至正之道。引聖

人之言方見四達無弊

二十一年

宋華費遂生華。華多僚。華登。羆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御士公與羆相惡。乃譖

諸公曰。羆將納亡人。華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司馬謂費

其子謂華登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司馬謂費

前年奔吳死如可逃。何遠之有。言亡可以逃死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

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言此必多僚吾有

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羆將使田孟諸而

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元公既與費遂定謀乃飲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亦

如公張句尤之。張句華羆臣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訊問也

羆以劍脅宜僚而問其詳。委宜僚盡以告。張句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登言

傷司馬心已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

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白。任鄭翩殺多僚。任翽亦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輕禦諸橫。梁國睢陽縣南有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桑林舊鄘故城也

一門之中。骨肉至親。皆如仇敵。天性滅矣。雖欲不亡得乎。

明知多僚之惡而不能去。宋之再亂。華費遂不得辭其咎矣。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登前齊烏枝鳴戍宋。烏枝鳴齊大夫助宋戍守廚人濮曰。

大漢宋廚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蓋及其勞。且未定也。伐

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唯梁

鴻陽縣東有獲其二帥。公子苦雒。偃州員。州二帥華登帥其餘。餘吳師以敗宋師。公

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死可借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戰請君待復乃

徇曰。揚徽者。公徒也。徽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

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備

也。長兵。彼多兵矣。請皆用劔。從之。華氏北。復卽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

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僕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國翟僕新

華氏地而助公戰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國說甲歸傳言古之爲軍不皆小怨十一月癸

未。公子城以晉師至。國晉城以前年奔曹翰胡。國大夫會晉荀吳。國穆子齊苑何忌。

國大夫齊衛公子朝。國晉前年出奔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爲鶴。其御願

爲鶴。國鄭翩華氏黨子祿御公子城。莊董爲右。國向宜子祿于犇御呂封人。華豹張

句爲右。國呂封人華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國傳注

關引曰。平公之靈尙輔相余。國子城平公之父豹射出其閒。國子城將注。則又關矣。

曰不狎鄙。國不與我更射則汝爲鄙夫抽矢。國不射城射之。殪。張句抽笄而下。射

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國疾匍匐擊公子城折城股張句力又射之。死于犇。請一

矢。國御求一矢快死城曰。余言女于君。國活之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

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緇

曰。吾爲欒氏矣。軀曰。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亡。恐也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軀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于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南里入楚。蘧越帥師。將逆華氏。太宰犯諫曰。大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

春秋強臣。皆能各結大國之援。以刼制其君父。不獨宋事爲然。魯之季孫。衛之孫林父。皆是也。乃知古人所云。古之大夫。束脩之間。不出竟。所以完臣節。窒亂源。其旨微矣。

華登能兵。爲華氏一族之冠軍。中素所畏服。一聞其死。諸人爲之奪氣。廚人濮此計。甚有譎智。

既知其不可。則從諫如轉環。一轉移間耳。楚王此語。真是怙過口吻。

二十二年

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子朝起景王之長庶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也孟王卽

語實孟欲立子朝為天子。劉獻公之庶子伯蚩。事單穆公。劉獻公劉單旗伯蚩惡賓孟之為人

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言故劉蚩惡之賓孟適郊。見雄

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宗廟故自殘毀遽歸告王。且曰。雞其

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人見雞犧則當貴盛故言異于雞犧者實用人。人犧實

難。已犧何害。犧在已則無患害已喻于朝欲使人早寵異之王弗應。許之心

不。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不從立子朝也王獵先殺

之。王有心疾。乙丑。崩於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蚩。獻公五

月庚辰。見王。王猛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

兩惡字。兩願字。自成章法。

賓孟以隱語示意。而王已心許之。蓋其造膝之際。獻奪嫡之謀。已非一日矣。

王欲殺單劉。將以去子朝之害。乃二人不死。而賓起見誅。即此已知天意所

在。

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百工百官也。靈王

景王之孫帥郊要餞之甲。周地三邑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

以歸。悼王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使單子得王，猛故取之。癸亥，單子出。

故出奔王子還與召莊公謀。免于朝黨也。曰：「不殺單旗，不捷。」旗，單也。與之重盟。

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謀也。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頃，子樊齊，單

之言必不勝遂奉王以追單子。選奉王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

說。于荒劉子如劉。采邑單子亡。乙丑，奔于平時。還欲背盟，故亡走。羣王

子追之。朝來共追單子殺還姑發，弱饑延定稠。族因戰而殺之。子朝奔京。

死故丙寅伐之。伐京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京故得入辛未，鞏簡公敗

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皆為子朝所敗。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

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天所廢，謂羣喪職秩者。單子欲

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臯。示急。劉子如劉。單子

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王子處于朝盟百工于平宮。平宮王廟辛卯鄆勝伐皇

城。鄆勝朝黨大敗獲鄆勝。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

城。醜悼王司徒前百工叛。醜敗司徒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單氏所敗庚

午反伐之。單氏反辛未伐東園。東園百工所在洛陽東南有園鄉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

九州之戎。九州戎陸渾戎及焦瑕溫原之師。焦瑕溫原晉匹邑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

蛩以王師敗績于郊。蛩為子朝所敗前城人敗陸渾於社。社前城十一月乙酉王子

猛卒不成喪也。己丑敬王即位。敬王王子館于子旅氏。子旅氏周大夫十二月庚

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司馬督馬帥師軍于陰。陰所軍于侯氏。侯氏所軍于谿泉。

次于社。社所次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任人在三邑閏月晉箕遺樂

微右行詭濟師取前城。濟師渡伊洛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

其西南。京楚子朝所在

凡單劉二人一舉一動必謹書之。蓋東西王之興敗以此二人為關鍵。

王子還之謀甚譎而險。何以既盟之後。又被其亡去。想其事機不密。已為軍子所窺破。不然因盟而執之。一勇士力耳。

一君亡復立一君。何其似張世傑在厓山時也。

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師晉師也。王師也。癸卯。郊鄩潰。鄩二邑。皆王所得。丁未。

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閒。閒于朝。敗故。敬王使人告閒。暇于晉。庚戌還。

兵機甫順。賊勢猶強。何以遽有告閒之舉。觀者爭咎單劉之失策。或者客軍騷擾。力不能堪。故不得已出此下策歟。

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離姑邾邑。從離姑則道徑魯之武城。公孫鉏曰。魯將御我。御夫大。邾欲自

武城還。循山而南。南行至武城而還。依山南行不欲過武城。徐鉏丘弱茅地。鉏三子。弱茅地。大子曰道下。遇雨。將

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遂過武城人塞其前。其前以兵塞斷其後之木而弗

殊。殊也。邾師過之。乃推而蹙之。推斷木而蹙。于地既過。斷木之地。乃遂取邾師。

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婍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

叔孫婍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曲直訟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

固周制也。禮卿得會伯男邾又夷也。東夷之風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

服回魯大夫為請使當之。邾大夫請使當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

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士彌牟

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讐。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以報此恥邾君

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

使各居一館。孫子服回叔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即士景伯

士伯愬而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叔孫欲使邾人見先歸邾子。士伯

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于都。劉芻草探薪蕘者之艱難不易得

都謂叔孫且而立期焉。且立待命也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于他邑。別之范

獻子求貨于叔孫。使請冠焉。冠為辭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冠既法又作

道二冠以與之 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當言汝

僞若不解其意 見而不出。出以貨免 吏人之與叔孫居于箕者。請其吠狗。弗

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不愛示 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

去衆與兵而朝。叔孫此時已辦一死矣。然天下畏死者未必果死。不畏死者

未必果不死。人能於此中機關看破。何怕不爲立節之士。

范鞅之請冠。與樂王鮒之請帶。同一貪人伎倆。而二子處之之法。亦互相伯

仲。如此瑣事。拈出。亦見人情所難。

二十五年

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朝亂謀定 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趙鞅 輸王粟。具

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

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

之者 地道之義也。利之宜者 民之行也。人所履者 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

日

月星辰天。因地之性。地之高性下剛柔。生其六氣。風雨晦陰。用其五行。水火金土木。氣爲

五味。酸鹹辛苦甘之味。發爲五色。青黃赤白。章爲五聲。宮商角徵羽。淫則昏

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奉其制禮以。爲六畜。雞犬馬牛羊。五牲。麋鹿兔。三犧。

三祭者謂天地宗廟。以奉五味。凡此所以奉。爲九文。謂山龍華蟲藻。六采。謂畫

事雜用天地四方之色青與白赤。五章以奉五色。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

謂之章。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凡此所以奉

君臣上下以則地義。法地有尊卑。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內各治其物。爲

父子兄弟姊妹舅昏媾姻婭以象天明。妻父曰昏重昏曰媾婿。爲政事庸

力行務以從四時。力在君爲政在臣爲事民功曰庸治功。爲刑罰威獄使民畏

忌。以類其震墮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

于六氣。此六者皆稟陰。是故審則宜類。宜其象類。以制六志。好惡喜怒哀

樂六志使。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于好。怒生于惡。是故

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以相成者。居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由。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二王後。爲賓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毋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樂大心。右師。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大祥焉。無大此者。

君父在難。臣子當投袂而起。乃徘徊觀望。遲遲不決。無人心甚矣。而猶殷殷以揖讓周旋爲問。本之不察。而末是圖。子大叔以天經地義爲言。便見君臣上下之分。終古不可廢。可謂當頭一喝。

宋爲上公。受周家恩禮最侈。而敢以不輸粟爲請。不畏人之以大義責己。可

謂目無法紀。然亦窺晉人泄泄之習而姑爲嘗試焉耳。

初季公鳥娶妻于齊鮑文子。生申。父公鳥。季公之兄。平子庶叔。公鳥死。季公

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展季氏族相治也。及季嬖與饗人檀

通。季嬖公鳥妻。鮑文子女。而懼。乃使其妾扶已。扶也。以示秦遄之妻。秦遄魯大夫妻。公鳥妹。秦姬也。曰

公若欲使余。言公若欲使我以非禮。余不可而扶余。又訴於公甫。公甫。平子弟。曰。展與夜姑將

要余。要。劫我。秦姬以告公之。公之。亦平子弟。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于下

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

豎。小臣也。季平子不欲面拒公。若戒小豎勿內公若之謁。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執夜姑之有司。欲迎受殺生之命。公之

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鬪。季氏介其雞。按鄭衆云。介。甲也。郈氏爲之金距。

平子怒。怒。其下已。益宮于郈氏。郈氏。自益。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

從弟會。昭伯之子。臧氏之子。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

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禘。祭也。萬。舞也。于。禘公當三十六人。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

君之廟。蓋不能別立廟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為。公為昭人。且與之出。

射于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公為賁皆弟。公果公賁使侍人僚祖告公。

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無勅命執。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

不怒。又使言。相如前言之使僚。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

也。謂僚祖為小人。公果自言。公果知公意。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邱孫。邱孫以

可勸。邱昭伯以季氏為逐勸昭伯。告子家懿伯。子家懿伯之元孫。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

若不克。君受其名。惡名受。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

難圖也。公退之。去退。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于公。命之恐受洩。

留公宮以自明。叔孫昭子如闕。公居于長府。府名宮。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

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

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

隱民多取食焉。窮困。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人將起叛也。日冥。

季氏不衆怒不可蓄也。季氏之心不可使之蓄聚蓄而弗治將蒞。蒞積也

蒞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與季氏同求君必悔之弗聽。邱孫曰必殺

之。季氏必殺公使邱孫逆孟懿子。孫懿子仲叔孫氏之司馬驂戾言于其衆曰

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爲。凡有季氏與無于我孰利。皆曰無季氏

是無叔孫氏也。驂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也公徒釋甲

執冰而踞。也冰無戰心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

告孟氏執邱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

罪以出君止。諸臣謂公若等僞若劫昭公以伐季氏者意如之事君也不敢

不改。平子意如季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爲

近故也。國曰暗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得下將求

于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先往至野井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十五

家為社千社二萬季氏之命以待君命。季氏之命寡人將帥敵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

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

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

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有罪從者無罪繾繾從公。無通外

內。入內言不出無得交通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

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家子名子而以為皆有罪。或欲通內外。且欲去君。二

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晉于難。罪孰大焉。通內外而去君。君將速入。弗

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叔孫

我何以為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

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悔過以平子

與昭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故命執適公館者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

安衆而納公。昭子請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展魯公使昭子

自鑄歸。田辟平子有異志。納不飲冬十月辛酉。昭子齊于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

先敍平子結怨於衆。以爲見伐張本。此是左公敍事常法。而此處獨爲詳贍。如此重事。不爲造膝之陳。乃聽一侍人往來傳語。不慮機事之漏洩。足見公與諸弟謀事之疎。

臧孫尙是有閱歷人。郈孫則純是年少浮動之氣。

昭子此行。不先不後。恰在此時。若有意。若無意。吾不知之矣。竊謂有意近之。此時卽聽季孫之請。亦斷不能明正其罪。子家羈請許之。不過見公事之不濟。而欲藉此以爲和解之策。而亦知無以善其後。論者以公之不聽。遽議其自失機會。非也。

孟懿子身在聖門。君臣之義。耳所熟聞。而亦與於逐君之舉。豈非利害之見。囿於中。而是非之形暗於外。君子於此。不能爲賢者諱也。

昭公迫於權臣。不忍憤憤之心。一旦思欲去之。事既不諧。無顏復居人上。寧爲厲公以老。其志尙爲可取。子家子所云諸臣僞劫君者。吾未敢以爲然也。齊晉之君。皆昏瞶無能。斷不能爲討罪之計。公之入齊固失。子家子之勸其早適晉。亦未見爲得也。

昭子所遇。與晉之范文子相似。只有一死而已。

卷二十一

昭公五

二十六年

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國郊于遂次于戶。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

鞏知樂趙召伯盈逐王子朝。國伯盈本黨于朝晉師克鞏知王子朝及召氏之族

毛伯得尹氏固南宮豳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國陰忌于朝召伯

逆王于戶。及劉子單子盟。國召伯新遂軍圍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

戌。盟于襄宮。國襄王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國般晉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

宮。國莊宮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

弟。以藩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國不敬專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

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國夷王厲王父諸侯莫不並走其望。

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不忍害王也。厲王末周人。流王於彘。諸侯

釋位。以間王政。周召二公與治王之政事。號曰共和。宣王有志。而後效官。宣

厲王子。纘之亂。宣王命少召公虎。取而長之。有志。書長而有立志也。效。授也。二公乃共立之。而授其官。政於王。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

昏不若。用愆厥位。幽王宣王子。順也。愆。失也。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邾郟。攜

幽王少子伯服也。王嗣。宜白也。幽王后申姜生太子宜白。王幸褒姒。生伯服。而欲立之。而殺太子。太子奔申。申伯與鄆及西戎伐周。戰於戲。幽王死。諸侯廢伯服。而立宜白。是為平。則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

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惠王平王六世孫。頹。惠王庶叔也。莊十九年。作襄王處汜。難。則有晉鄭。咸黜不端。子頹為王室去不端。直之人。以綏定王家。

則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定王襄王孫定王六年。魯宣王八年。曰。周其

有頹王。頹。頹口上。鬚也。言周當有王生而有頹。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靈王景王王室

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間。王位謂楚也。今子朝以爲晉。王至于

靈王。生而有頹。靈王孫王王甚神聖。無惡于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靈王景王今

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狄○單旗○種公也。劉○謂先王何常之有。○音

先王無常法唯余心所命。○則命唯我心所欲。○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人○案謂作亂所

刑于非杜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慢

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攝○持也。贊○佐也。思肆其罔

極。○放○肆也。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

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而圖○救其難。則所願也。敢盡布其

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汝○而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

年。鈞以德。德鈞以下。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卽世。

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王○間○錯○先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

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閔

大父魯夫

戰國之世。文人學士。多萃於三湘七澤間。自屈原以下。至於宋玉。景差之徒。

皆是。蓋以周室典籍多入其國。有志之士。得以徧窺金匱石室之藏。故所成就如此。宜爲眇見。尠聞之徒所不及也。

振救二字。是一篇之綱。以下敘述前世之事。皆於此著筆。

太子猛及敬王。乃太子之母弟當立。子朝欲以庶孽奪之。於理爲不順。故雖極口咻咻。而諸侯卒不信其說。

閔馬父雖責以無禮。而仍贊美其文辭之工。則子朝此文。當時爲列國士大夫傳誦可知。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詔。詔也。詔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可禳焉。若德之穢。禳之可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真真時大也。

聿惟也。司遠也。言文王德不遠天人故四方之國歸往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時也。逸也。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

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國路寢齊君之正寢也。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國景自

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也。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

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

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國時小雅義取雖無大德要有喜悅

之心欲歌舞之式用也。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

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己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

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國酒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

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

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

而箴。國箴也箴也。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

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國恨不早知此禮之可尊尚也。對曰：先王所稟

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國稟受也為治也。

所論天道。俱就人事說。自與世俗迷信鬼神者不同。不便直指君之過失。故祇作泛論。使君自思而得之。

穢德二字。所包者廣。韓簡之論晉獻公。亦作此語。

陳氏代齊之漸。齊之臣民無不周知。觀景公之對晏子。是其心亦知之。知之而不能改。徒相與苟安旦夕。以幸吾身之不及見而已。哀哉。

二十七年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前平王卒楚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王僚二子皆使

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封季子本封延陵後復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秀尹然

工尹麋帥師救潛。然麋二尹楚官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

之屬王之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王馬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

汭而還。水名沙左尹卻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前遇窮之師當吳之

後楚師強盛故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伍員所見士二十年曰。

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子圖光吳王諸樊事若克。季子雖至。

不吾廢也。罇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何圖猶言我無若是光曰。

我爾身也。猶爾身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于道。及其門。

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羞者獻體。改服于門外。圖獻體解衣也。進食者必解衣易服於門外。防奸親也。

執羞者坐行而入。圖行也。坐行也。執鉞者夾承之。圖承執劍者二人。夾承執羞者二人。及體以相授也。鉞圖

及進羞者體以所食授王光僞足疾入于堀室。圖恐難作王黨罇設諸實劍于魚中以進。全圖

署劍以進抽劍刺王。鉞交于胸。圖交胸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為卿。圖闔廬子為卿

季子至曰。苟先君無慶祀。民人無慶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

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圖哀王僚之死喪事闔廬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

之道也。復命哭墓。圖復使命復位而待。圖復本位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

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暴師於外。國內空虛。而不悟耽耽者之伺其側。王僚得禍之酷。與楚靈王相

似。

我爾身也。句語簡而意盡。此等句法。後來絕不復見。

王僚周身之防。亦極嚴密。而卒不免。所謂患常出於備之外也。

季子所處。與晏嬰畧同。皆於無可如何中。求不大背於名義而已。

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楚國郤宛鄢將師爲右領。官名與費無極比而惡之。惡國

郤宛郤宛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郤宛子惡又謂

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

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

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享。曰。帷諸門左。甲兵張帳陳無極謂令尹

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此春救吳可

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此日字舉吳

乘我喪。無極以下皆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

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燕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燕。國人知

其冤不肯 令曰。不燕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編菅也。把菅也。

秆。稊也。稊。藁也。 國人投之。國人投 遂弗燕也。令尹炮之。郤宛播 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

令終。與其弟完及佗。陽。令終 與晉陳及其子弟。皆郤氏之黨 晉陳之族呼於

國曰。郤氏費氏。費。無極 自以爲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

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

無極陰險小人。郤宛與之同官。宜無不知。乃猶與之周旋。且欲藉之以見好

於令尹。亦屬多事。所以君子之於小人。必嚴氣正性。懍然不可干以私。非徒

自峻丰裁。亦全身遠禍之道也。

子常聞無極之言。倘召郤宛問焉。則一切皆無極所爲。其奸自破。乃毫不研

訊。一聽郤將師所爲。俾得荼毒善良。而覆盆之冤。無所控訴。如此人而使之

居上位。那得不召亡國之禍。

瓜蔓之抄。延及數家。雖羅鉗吉網。不至於此。觀於國人弗爇。亦足爲人心不死之證。

楚卻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國進胙也沈尹戌言于子常曰。夫

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於今不已。國左尹郤宛也戌

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

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

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

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國三不辜郤氏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

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國愆在位吳新有君。國光新

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

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

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無極殺人多矣。而卒斃於沈尹戌之一言。易所謂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也。於此可悟天道。

二十八年

晉祁勝與鄔臧通室。臣也。通室易妻。祁盈將執之。午之祁盈訪于司馬叔游。

馬叔侯之子。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書名也。無道立矣。子懼不免。

亂言世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辟詩大法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

有焉。無與國事。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為之言于晉侯。晉侯執祁盈。其專

戮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鈞同也。言三人。愍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為

快。愍發語之音。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楊叔向邑食我。

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夏國

姬女也。其母欲娶其黨。叔向娶於母氏。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言國

父多妾媵而庶子鮮。少嫌母氏性不曠。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御子靈巫臣妻夏姬也。三夫陳

死一君。無公陳一子。微舒夏而亡一國。也陳兩卿矣。儀孔寧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

必有甚惡。美者必有甚惡存乎其間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是

將鄭靈公夷子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

女黥黑。也美髮為黥侯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

有豕心。貪惓無饜。忿類無期。謂之封豕。封大也有窮后羿滅之。名篡夏后者

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三代所以妹喜殷以妲己周以褒姒

廢。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

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伯華妻也。姑叔向

母曰。長叔姒生男。長叔謂叔向也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

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引詩已見。聖人論洩治事。以二人得禍相類。故復及之。

食我如何助亂。傳無明文。當是勝臧二人之被執。食我實主之。故二人因而

陷之也。

叔向之母。兩次議論。俱有先見之明。而卒不能救羊舌之禍。信乎事有前定。非人力之所能為也。

秋晉韓宣之卒。韓即魏起魏獻之為政。魏獻子舒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

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為鄔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

梗陽大夫。舒庶子魏知徐吾為塗水大夫。知徐吾孫韓固為馬首大夫。起孫固孟丙

為孟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勝會孫趙僚安為楊氏大夫。謂賈

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鳥師十二年辛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

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子為餘子庶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

也。受縣而後見言采衆而舉不以私也魏子謂成鱣。大夫鱣晉吾與戊也。縣人其

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同位不偪居利思義。在

約思純。則思純正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

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

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於孫子。美詩大雅

王大國受天福施及子孫莫安定貌施猶廣也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

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方國善比

事使相從也經緯天地曰文。故經緯相錯織成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

主之舉也。稱主大夫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于魏子。魏子曰。辛

來。昔叔向適鄭。醜蔑惡。明言其醜惡然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于堂

下。一言而善。叔向欲飲酒。聞之曰。必醜明也。聞其言而知之賢故下執其手。以上曰

昔。賈大夫惡。夫惡亦醜之大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國為妻御射雉

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

之少不颺。國子謂醜蔑顯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

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墮也。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魏謂舉。遠不失舉。賢舉。以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先賞王靈之功。故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大雅詩。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十人分作三項寫。文勢錯落有致。

於祁奚舉午之後。又見此事。後有謝安舉元。曹彬舉瑋。呂蒙正舉夷簡。俱爲千古佳話。

引武王事。頗失之繁冗。如此類俱不可學。

因魏子引出叔向。因叔向又引出賈大夫。敘法甚妙。

能官人而卜晉之興。能舉賢而卜魏之有後。左氏每於用人之際。而說來津津有味。

三十年

吳之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之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之使居養。莠尹左。然司馬沈尹戌。城之。養城取于城父。與胡

田以與之。胡子之地故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

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與柔服謂不吾又疆其

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子故謂周之族胄遠裔而棄在海濱。

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于先王。亦自西戎始比諸華

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首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

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安也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之歸善惡將焉用自播揚

焉。勞勛播揚猶王弗聽。吳之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防

壅山水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形斷髮自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

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吳

子問于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夏惡人之有余之

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僇患。若爲三師以

肄焉。國肄猶勞也。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亟

數也。數勞肄之。使之罷敝。多方以誤之。國聲東擊西。使之迷誤。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

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楚於此時。子常當國。萬事廢弛。方自保之不暇。乃欲挑釁強鄰。是速其禍也。

宋文帝之代魏。宋寧宗之伐金。皆不量力而爲之。而敗亡相繼。皆熊居之誤也。

也。

十年心事。至此始露。然子胥固早有以知之矣。

亟肄以疲之。多方以誤之。包後來多少兵謀在內。如隋之於陳。後周之於吳。

皆用此法。

三十一年

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

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國言我歸任子季孫意如會晉荀

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

季孫練冠麻表，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國言願事君君不肯還不敢辟

罪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

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

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國知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

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國言晉既憂君君以一言使晉必逐之荀躒以

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

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

能見夫人者，有如河。國糞掃也己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有罪之恐，敢與知魯

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息。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

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

納公非晉侯本意。特迫於公義。不得已而爲之。故聞荀躒之言。遂訕然中止。然即使伐之。亦不難以賂免。此則可決言者。

歸而受制於季孫。而侵迫之辱。無所不至。何如不歸之爲愈乎。子家子之說。吾終不以爲然。

三十二年

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富辛石張皆周大夫請城成周。在王城敬王畏之餘徒黨多

成周成周狹小故請城之天子曰。天降禍於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

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

歲懼以待時。閔閔憂貌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謂肆展放也。二文謂文侯仇文

公重耳弛猶解也徵文武之福。以固盟主。以固其權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

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東都所以崇文王之德今我欲

徵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螫賊遠屏。晉之力也。登

災喻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徵也而伯父有

榮施。先王庸之。庸功也。先王之靈以為大功。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

實云。云欲罷皮而城。雖有後事。有他變異之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

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伯音韓不信。曰：天子有命，敢

不奉承。以犇告於諸侯。遲速衰序。衰差也。序次也。於是焉在。命在周。冬十一月，晉魏

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丘照尋平。魏子南面

居。衛彪僊曰：魏子必有大咎。千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衛彪僊大夫。詩曰：敬天之

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渝變也。況敢千位以作大事乎。己丑，士彌

牟營成周。士彌牟。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仞度深。物土方，議遠邇。物

相也。相取之宜。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餼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屬當

役之數。賦所。書以授帥。帥諸侯。而效諸劉子。效也。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韓簡子

韓簡子信

獨揭出天子曰三字。爲他處所無。
懇摯之言。雖頑悍之夫。猶爲動聽。
范獻子之言。仍是自圖便利而已。若忠誠體國之人。斷不肯作是語。

卷二十一

定公

名宋襄公于在位十五年

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泄政。

臨也。代天子大夫為政。

衛彪僂

夫衛大

曰將建天子。

于立天

而易位以令。非義也。

夫代以晉大

夫為政是易位以號令諸侯。

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

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

也。簡子韓起孫夫不信。

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

范獻子去其柏棹。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孟懿子會城成周。

孟懿子即孫何忌。庚寅栽。

設版築。

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倪吾役也。

功欲使三國代宋受

薛宰曰。宋為無道。

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

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

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國奚仲爲夏禹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

仲虺奚仲之後

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

舊。國言居周世不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

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士彌牟謂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

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己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

之謂矣。國開寵過分則納受侮商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

歸諸京師。國知以歸不可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

女叔寬曰。周蓂弘。齊高張。皆將不免。女叔寬也蓂叔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

可支也。衆之所爲。不可好也。

宋人至此梗命者再。蓋是時晉政不綱。百端廢弛。故矚然無所忌憚如此。令

人益思桓文。

是時王室衰微。卿大夫輩。皆奄奄無生氣。其以國事爲意者。獨蓂宏一人。其

不幸而及禍。則命也。而其志亦可嘉矣。乃復以違天譏之。然則將使容容充位之徒。悉諉諸時數之不可為。而巧為固位保身之計。女叔寬之言。真千古之罪人也。

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孫成子叔季孫曰。子家子。亟言于我。未嘗不中

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哭幾會

也。不飲見叔孫故。朝夕哭不同會。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時成出

為子未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命言未受昭公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

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弟定公昭公凡從君出而可以

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

以告。孫成子不敢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

貌而出者。入可也。公與季氏無實怨寇而出者。行可也。者與季氏為寇若羈也。

則君知其出也。昭公君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墮。公子宋先入。從公者

皆自壞墮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

溝焉。闕。魯管。羣公墓所在也。季孫惡昭。榮駕鸚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

也。章也。魯鸚魯大夫榮成伯也。旌。章也。魯以自章其逐君之惡。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鸚

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惡。惡。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

之。乃止。明。信。明也。以自。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雖不爲溝。猶別葬

子之爲司寇也。十年。在定公。溝而合諸墓。昭公墓外。爲溝。使與先

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平子逐君。懼而請禱於煬公。昭

子家子一生議論。力主勸昭公返國。並無一語懟及季孫。頗似爲季之私人。

至此而心事始坦然明白。若徇叔孫之言歸國。則一文不值矣。

榮成伯自賦式微後。至此再見。

古云淫祀無福。此言有時不足信。

三年

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

惠侯之後肅爽駿馬名

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

飲先從者以酒

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

以弄馬之故。隱君身。約也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

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

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

禮不畢。侯之禮將死。以死罪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

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

懷璧其罪。古人所譏。蔡唐二君。明知子常之贖貨。而故炫其所有以動之。而

又吝不肯舍。而自取拘留之辱。其愚甚矣。

四年

四年春正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文公王官伯也晉人假王命討楚之久留棄侯故曰文公

侯合諸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吳之子荀寅荀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

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鮮虞中山棄盟取怨無損於

楚。晉楚同盟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

焉。勤適以自取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羽旄明日或旆以會。

人或賤者也繼旆曰旆令賤人施其旆執以從會示卑鄭晉於是乎失諸侯。將會衛子行敬子言于靈公。

行敬子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祝佗大公曰善。乃使子

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微大罪也。且

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出先師

有事祓禱於止謂之宜社於祝奉以從。主也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謂

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皋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

於襄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襄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

也。康叔周公兄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

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正也於周為睦。親睦

分魯公以大路大旂。伯禽也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也繁弱大弓名侯殷民

六族。民凡六族之遺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

其類醜。也醜也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周即就也使六族就，是使之職事于魯。

之職事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大國土田增厚凡七百里祝宗

卜史。卜大祝宗人大史凡四官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

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之祖以大路、少帛、緝、棨、旃、旌。取染草名也通帛為旃析

大呂。名鐘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蔡氏。封

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父衛北界圃田鄭藪名也武取於有閭之土。

以共王職。宿邑有閭衛所受朝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東巡守以助祭

聘季授土。公弟司空陶叔授民。司徒陶叔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殷虛朝歌也

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國皆魯衛也啓開也唐殷故地因其風分唐叔。國唐叔

以大路密須之鼓。國密須國名昔周文闕鞏名國申姑洗。國鐘懷姓九宗。職官五

正。國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國唐誥誥命篇名也夏

啓以夏政。國亦因夏風疆以戎索。國大原近戎而寒不與三者皆叔也。而有令

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尙年也。管蔡

啓商。碁閒王室。國碁毒也周公攝政管叔蔡叔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國

二公稱王命以討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

士。國爲周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國命爲其命書云。國尙書蔡王曰胡。國胡蔡無

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

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尙年哉。國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曹文之

昭也。國文王子與晉武之穆也。國武曹爲伯甸。非尙年也。國曹伯以伯爵居甸

反小武穆國反大今將尙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

叔。武即衛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諸侯時王于虎盟晉重。文魯申

公傳衛武。武叔蔡甲午。侯莊鄭捷。公文齊潘。公昭宋王臣。公成莒期。也齊序鄭

下周之宗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道也而不正其德。將如

之何。衰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

而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謂曰。無始亂。

禍無為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失○欲從人執禮無驕能。驕人無復

怒。重復重也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楚有囊瓦。晉有荀寅。貪財嗜利。彼此同之。彼蔡侯欲少伸其志。難哉。

鄭自蕭魚之會。服晉者數十年。至是交好遂絕。

聖人稱祝鮀治宗廟。其專對之才。實不可及。蓋亦傭中之佼佼者。

先提尙德二字。將兄先弟後之說駁倒。以下歷述故事。如數家珍。使聞者不

覺心折。未引出踐土之盟。如解經者忽得天然證據。直逼到無可狡展處。

德字起。德字收。篇法相應。

沈人不曾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爲沈故。圍蔡。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卻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諤爲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汭漢而與之上下。公綠也。綠漢下。使勿渡。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以方城外。人毀吳所舍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三者漢東之隘。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旣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城黑楚武大夫。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史皇楚大夫。司馬沈尹戌。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城口三隘。道之總名。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言致死以克吳。可免貪賄致寇之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

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闔廬名瓦子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

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

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

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況人乎。若

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

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澁。五戰及郢。己卯。

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案以下詳季芊涉睢。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

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處楚王宮室子山處令尹之宮。吳王子山

夫槩王欲攻之。怒其軋已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戍。及息而

還。敗吳師于雍澁。傷師。師而身被創吳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謂其臣曰。誰

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吳人爲司馬臣言我賤人也可用乎司馬曰。

我實失子。可哉。知于失不賢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劉而裹之。馬已

死到取 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

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芊以從。楚鍾大夫由于徐蘇而從。鄖

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也。照十四年。楚平

王殺成然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

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甫不辟強陵弱。仲山違彊陵弱。非勇也。乘

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滅宗君罪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

女。鬪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

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

以獎天衷。成也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隨公吳人

在其南。子期似王。子期昭王兄。公子結也逃王而已爲王。曰。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

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於今未改。

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楚王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

乃退。集也。鵬安。鑪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與吳并欲脫于期。王使見。王

引其意欲辭曰：不敢以約為利。此窮約之時也。言不敢乘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

人盟。初，伍員與申包胥友。楚大夫胥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楚復與隨

杜字相對為文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

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善如蛇豕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

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則與吳有楚逮吳之未

定，君其取分焉。分楚地與共若處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撫

存恤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

獲所伏。處地伏猶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

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與子同仇與子偕作與子偕行九頓首而坐。三章

三頓首秦師乃出。

自巫臣始為禍首，而子胥伯嚭繼之。楚事不可為矣。子重子反導之於前，費

無極和之於後。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聖人所謂小人之使爲國家。災害並至。豈不信哉。

武城黑之言。祇是暗於兵機。若史皇則純是私意。專爲子常一人謀而置國事於不問。入郢之役。史皇一人誤之也。一死何足蔽辜。

夫槩王可謂知兵。然其倔健不馴。其後卒爲戎首。皆於此可見。

司馬雖死。其丹心浩氣。實足爲後來復國諸人忠義之倡。楚之不亡。賴有是人。

蔓成。然死有應得之罪。與位奢不其同。故子鬪懷不得以伍員爲比。

以隨一漢東小國。滅之何難。乃因其一言。誣然中止。蓋吳人一勝之後。暮氣已深。不復有大志。其不能定楚而歸。卽此可見。昭王在隨。如机上市。取之易已。然隨人不畏吳之強。而婉辭以却之者。非愛楚也。亦自全之道宜爾。蓋楚未可滅。而害其王。後來楚再立君。興師而問隨之罪。滅之易矣。幾何不爲唐

侯之續也。君子於此嘆隨爲有人。

伐楚之役。發蹤指示。當一出子胥之謀。乃篇中却一字不見。忽於篇末醒出絕好給媾。

鞭尸之舉。史記詳之。此獨削而不書。蓋左氏視子胥爲一完全忠孝之人。故不欲以世俗傳聞不可知之事。爲賢者累也。

五年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七千五百乘三萬人子蒲曰。吾

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蓬射於

柏舉。楚大射夫其子帥奔徒。楚散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

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王號自立爲吳奔楚。爲堂谿氏。吳師

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麋。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

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楚則祭吳不復

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堵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闔

輿罷。闔輿罷請先。遂逃歸。闔輿罷楚大夫請先至吳而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

不待而歸。闔輿諸梁司馬沈尹戌之子葉公子高也。吳入楚獲后臧之母楚定臧棄母而歸。葉公終不正視。楚子入于郢。

已歸吳師。初鬪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

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城白。藍尹亶涉其

帑。亶楚大夫先在。白水涉其妻子。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

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惡過也。我用此。識前日之過。王賞鬪辛。王孫由于

王孫圉。鍾建鬪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鬪懷。九子皆從王。有大功者。子西曰。請舍懷也。以

初謀弒王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終從其兄免。大難是大德。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

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于旗蔓成然也。以有德於。平王求欲無厭。平王殺之。遂逃賞。

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前年楚大夫鍾建負季芊以從奔

鄭。以妻鍾建。以為樂尹。大夫樂。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

國脾洩楚邑也失王恐國人潰散故僞
爲王車服立國脾洩以保安道路人

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復

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國其被傷處猶在袒而視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夫槩王將略。爲吳軍諸帥之冠。一戰喪敗。諸人皆爲破胆。以下便如摧枯拉朽。取之易矣。

子西所言。不脫宋襄陳餘之見。子期尙知大體。

患難之際。交情乃見。朋友君臣。其道一也。陳有司馬桓子。楚有藍尹亶。皆於危急之中。變易臣節。復國之後。廢之可也。使復其所。過矣。何以戒不忠者。介之推之後。又見此人。然人交稱介之推。而不及申包胥者。蓋其節以功掩也。

昭王復國之後。而賢人君子之儔。俱以才節自見。則可知前此非盡無人才。

蓋爲子常所屈抑者多矣。

八年

季寤

子李桓之弟

公鉏極

子公闞曾孫

公山不狃

宰費

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

寵於叔孫氏。

氏輒叔孫氏之庶子

叔仲志不得志於魯。

皆志叔孫帶之孫皆爲國人所薄

故五人因陽虎

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

公而祈焉。

以順祀取大事欲

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蒲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

車曰癸巳至。

殺季孫明日癸巳以都車攻二家

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

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

壬辰爲期。

處父期以兵救孟氏壬辰先癸巳一日

陽虎前驅。林虎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鉞也

盾干槽也陽越殿。

越陽從弟

將如蒲圃。

桓子咋謂林楚。

案廣韻咋語聲也義較訓暫爲長

曰而先。皆季

氏之良也。

皆季氏之良大夫也先人

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

服焉。違之。徵死。

速召其死之必

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

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

期，築室於門外。實欲以備難，不欲使人知，故為築室於門外，因得聚衆，公期孟氏支子。林楚怒馬及衢而騁。楚乃

激怒其馬及通達之衢而馳騁以走孟氏。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季孫既得入，乃閉門。有自門間射陽越

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武叔孫仇也。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

入。處父與孟氏期以壬辰，故帥成人自魯東城之北門入救孟氏。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

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示無所畏。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

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于徵死，何暇追余。案喜於徵死，猶言快樂欲死，杜注未醒。

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處父言其必來追已。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畏

陽欲殺桓子。欲因亂討季氏以強孟氏。孟孫懼而歸之。不殺。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

而出。子言辨猶周備也，備告廟飲酒示無懼。陽虎入于謹陽關以叛。

季氏之強，亦由二家為之羽翼。觀昭公之舉事無成可見。陽虎欲去季氏，宜

先結好於二家。二家離則季可圖。今乃一旦欲去三桓，是驅之使合，而自樹

其敵也。甚矣虎之愚也。

陽虎欲殺桓子。而御車之人。不用其心腹。致使林楚生心。此亦部署之疎。吾意林楚平日雖外厚陽虎。而心實不善其所爲。故桓子得以數言動之。否則與人作何等事。豈有須臾之間。而忽焉變計者乎。

孟孫此時果殺桓子。未必卽能亡季氏。而適結一不可解之仇。非計之得者也。孟孫不聽公斂陽之言。尙爲善顧大局。

九年

夏陽虎歸寶玉大弓。祗爲名益近用而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謂用器物以有獲若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陽關師驚犯之而出。

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三加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

於施氏矣。施氏魯大夫文子鮑國也。成十七年齊人召而立之。至今七十四歲。於是文子施九十餘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

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

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求容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陽虎欲西奔晉。知齊必反。已故詐以東為願。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鏤其軸。麻約而歸之。刻也。陽虎盡借所居邑人之車。刻其軸。使易毀折。以麻約縛。刻處為歸。其主欲絕。追者。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葱靈輜車名。蓋車之有障蔽者。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陽虎欲甘心季氏。其罪尚輕。至欲舉其國以與人。真是病風喪心。一死不足以塞責者矣。公山不狃與陽虎同畔。然觀其對叔孫輒之言。悽然故國之思。語語動聽。使陽虎聞之。定當愧死。

十年

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夾谷即祝其也。孔丘相。犁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

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萊人齊所滅萊人也。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

「士兵之。」令士官以兵擊萊人。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裔遠也。萊已滅，故言遠夷之俘。非齊

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

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辟去也。將盟，齊人加於載書

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二千三百乘，二萬二千五百人。有如此盟，孔丘使茲

無還揖對。魯大夫還。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汶陽田，即齊

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

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犧象，嘉樂也。鐘磬也。享而既具，是棄禮

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秕，穀不成者。稗，草之似穀者。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禮不成，如用秕稗是辱兩君也。若禮成而棄其舊典，是取惡名也。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

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讎、龜陰之田。陽虎九年，以此奔齊。

明是齊君所爲，却歸罪於華夷，痛責其非禮，又以君必不然一語，曲爲齊君

開脫使之聞而內慚。其事自解。否則因羞成怒。或至決裂。聖人謀出萬全。固不敢以君為孤注也。

三百乘之要求。而以汝陽之田為請。國體所關。此時一分示弱不得。史記所云澠池之會。秦卒不能有加於趙。智謀之士尙爾。況聖人乎。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即叔孫不致武叔即成子

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叔孫家臣武叔之黨使賊射公若藐公南為馬正使公若

為邠宰。式叔既定。使邠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武叔之圉人吾以劍過朝

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為不

知禮者以劍錄未授之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見劍向已逆呵之縛遂殺公若

侯犯以邠叛。犯以不能副武叔懿子圍邠。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邠。弗克。

叔孫謂邠工師駟赤工師實曰。邠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

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揚水詩唐風卒章叔孫稽首。駟赤謂侯

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魯言齊魯之間既叛。齊必不可以久存。子盍求事於

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邠人爲之宣言於邠中。齊使言

也。曰。侯犯將以邠易于齊。齊人將遷邠民。其民爲人衆兇懼。欲遷。駟赤謂侯犯曰。

衆言異矣。始同不與。子不如易于齊。與其死也。猶是邠也。而得紓焉。何必此。以邠

民易取齊人與邠無異。勝於守邠爲叛人所殺。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又將得齊地。且盍多

舍甲于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于齊。齊有司觀邠

度齊使有司觀。邠虛其虛實。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邠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

圍侯犯。駟赤將射之。犯射邠人。侯犯止之。曰。謀免我。免我於禍。侯犯請行。許

之。許也。邠人。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邠人閉之。後門。其及郭門止之。曰。子

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有司若誅。侯犯帶叔孫氏之甲。以出。奔

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別我未嘗敢以之出。奔。犯謂駟赤曰。子

止而與之數。以相付。駟赤止而納魯人。邠之約魯。圖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邠。其名致

也簿

武叔既立。公若斷無幸全之理。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可也。乃戀戀於邱宰一官。不能自決。而坐受殺身之禍。真癡人也。

侯犯以公若之死。功不由己。因據邱以叛。其謀反之迹。至為無名。然成子以私憾殺人。自詒伊戚。其罪固不可掩。傳敘其開釁始末。罪叔孫也。

侯犯為駟赤籛弄。一一在其術中。直一癡人而已。詳書其事。以見圍邱不克。武伯之無能甚矣。

十二年

仲由為季氏宰。于路仲由將墮三都。三都費邱戚也。疆盛將為國害。故仲由欲毀之。於是叔孫氏墮邱。

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殺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

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至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二子魯大夫。仲尼

時為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犇齊。二子犇齊。犇。叔孫輒不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

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北門成在魯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聖人相魯。教化大行。叔季二家均已拱手聽命。獨孟氏聽其臣公斂處父之言。起而拒命。聖人於此。合二家之力。誅之。固亦不難。惟是聖人謀事。自與功名之士不同。以爲退師以待其歸。將必久而自服。古人如大禹之於苗。文王之於崇。皆用此法。不幸而數月之間。便已去位。致大業不就。此則魯君臣之罪。聖人所無如何也。後人不察。以爲儒者之效。止於如此。豈非一孔之見。

十三年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衛十年趙鞅圍

百家執器之邯鄲今欽徙著晉陽晉陽趙鞅邑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衛人懼貢五

邯鄲常爲是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健齊則齊當來報

故與邯鄲親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欲如是謀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趙鞅

謀謂午不用命故囚之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午家臣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

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午稷趙夏六月。上軍

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午之母荀寅荀寅范吉射之姻也。婿

父曰姻荀寅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攻趙鞅董安于聞之。趙氏臣告

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

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

人圍之。范皋夷無寵于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范側室于范梁嬰父嬖於知文

子。文子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簡子韓起孫不信魏襄

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昭子魏舒孫曼故五子謀。知文子韓簡子魏襄子將逐

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皋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

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沈之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

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

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

三折高彊齊子尾之子昭十年奔魯遂道晉國言必唯

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知韓魏三家可盡克也。克之。君

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

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辛未。趙鞅人于絳。盟于公宮。

董安于孔達是一種人。語氣亦復相似。公爾忘私後世不可多得。

邯鄲午既聽父兄之言。而心是之。何不白之趙孟。亦斷無不從之理。而嘿無

一語。坐使見疑。計未及行。而身已不保。不可謂非爲謀之疎。

邯鄲午爲晉之大夫。並非趙氏家臣。趙鞅不請而擅殺之。無君甚矣。使荀寅

士吉射二人先告於君。然後奉君命以討趙鞅之罪。鞅將何辭以使其下之

人。乃擅自興兵相攻。是身爲趙鞅之續耳。又不聽高彊之言。而自陷於伐君

之罪。使國人咸不直之。而趙鞅反得因此以道其誅。庸人無識。自納於不測

之禍。可爲一嘆。

十四年

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國南子宋女也朝宋公會于洮。太子蒯聵獻孟子齊過

宋野。國蒯聵衛靈公太子孟邑名也。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猥。

豬求子豬得也。牡則定以喻。宋朝南。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國速臣太子家。

國少君即夫人南子。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

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國見太子變色。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

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彊出奔鄭，自鄭奔齊。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

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

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國言民必有信。吾以信義

也。國使義可信，不必信言。

戲陽速於太子之謀，不諫之於前，而反之於後，非正人也。然觀其所以自免者，不謂之智計之士不可。若晉之成濟，唐之氏叔琮，惜乎未聞斯言。

卷二十三

哀公 名蔣定公子在位二十七年

元年

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報構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嚭幸於夫差故種因之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

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澆寒子封於過者二斟夏同姓

諸侯滅夏后相。夏后相啓孫也后相失國依於二斟復爲澆所滅后緡方娠。逃出自竇。緡后緡妻也歸於

有仍。仍氏女緡有生少康焉。爲仍牧正。牧官也碁澆能戒之。碁毒也澆使椒求

之。澆欲殺之使求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舜後諸侯之庖正掌膳

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思有虞君也虞思自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

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兆始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女

艾少康臣

使季杼誘羶。

少康子杼也。季杼

遂滅過戈。復禹之績。

過澆國

祀夏

配天不失舊物。

事也。

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

越成是

使越豐大必為吳難

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讐。於是

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食已。

案食謂食言也。言已與越有盟。後雖

欲食其言不得已。杜訓消意是而言未顯。

姬之衰也。日可俟也。

可計日而待。

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

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富而後教。財二

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

壤謂吳宮室廢。當為汗池。

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

越不告敗也。

此時吳王已入宰嚭之言。想必盛陳功德隆盛。句踐如何畏威服罪。不覺意

中已無越矣。平日求報父仇之心。久已置諸度外。雖有子胥忠言。總是褻如

充耳。然平心而論。吳王即不肯赦越。執句踐誅之。亦斷無久存之理。蓋古之

聖人。知天命之不常。恐懼脩省。無日忘之。故能永世長久。今吳王一勝而驕。

遂以爲世莫予毒。而奢侈淫泆。無所不至。滿而招損。勢所必然。不僅一句踐能起而覆之也。嘗論吳王之爲人。與其敗也。與後唐莊宗絕相似。莊宗之滅梁。與勝燕克蜀。並未嘗留一餘熄。卒之亡之者。乃一李嗣源也。誰謂句踐一死。遂爲可恃乎哉。

子胥終是句踐一生知己。

去疾莫如盡一語。已括盡異日范蠡滅吳作用。英雄所見。初不相遠。特其所遇。有幸有不幸焉耳。

二年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子般子姚子達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

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謂罕駟即子姚子般案

與罕駟兵車在前者相對結陳罕駟在後不知虛實故下文云必有懼心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

晉人先陳鄭人隨之不知其虛實見車多必懼於是乎會之。國會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不戚樂

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樂丁晉大夫詩大雅言先人事後卜筮謀協以故。兆詢可也。諸詢

也故兆始納衛大子小得吉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德不事其君

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以晉國特鄭今鄭為不道。棄

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順之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

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里百縣縣作雒篇千士田十萬。十萬庶人工商遂。得

仕遂進人臣隸圉免。斯役去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言已事濟君當圖其賞若其有

罪。絞縊以戮。桐官三寸。不設屬辟。之重屬辟棺素車樸馬。載以無入於兆下

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大子為右。王良也無恤登鐵上。丘名望見

鄭師衆。大子懼。自投於車下。子良授大子綏。即王良而乘之。曰。婦人也。其怯言簡

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孫有萬晉獻公彌也皆

終齊羣子勉之。死不在寇。有命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晉大夫羅無勇。樂之。束縛

也夷詰之。御對曰。瘖作而伏。作而伏故東縛之疾衛太子禱曰。曾孫蒯瞶。敢昭告

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公之孫鄭勝亂從。君助臣爲從於亂晉午在

難。有叛臣爲在於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鞅簡蒯賁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或

右持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

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也獲其蠶旗。旗名太子救之以戈。鄭師

北。獲溫大夫趙羅。羅無勇故鄭師雖北猶獲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

曰。可矣。簡于也傳僂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將爲難後竟有晉陽之患

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尫稅焉。收周人所與田之稅趙氏得而獻之。衆得尫氏以

獻於趙簡子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所稅及鐵之戰。以徒

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蠶旗於子姚之幕下。於鄭取師所獲之蠶旗獻曰。請報主

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般子姚子列般趙孟曰。國無小。雖小

國猶有善射者既戰。簡子曰。吾伏弋嘔血。嘔吐也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爲上功大子

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靽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

上也。駕而乘材。兩鞞皆絕。

使簡子觀之材橫木明細小也。駕馬而載細小之橫木。使簡子觀之兩鞞同時皆絕以明止使不絕之功。

簡子誓師之言分外沈痛。蓋鄭勝則范中行復興。簡子且無立脚之所。彼韓魏二家。祇有坐觀成敗而已。非肯與之共憂患也。若知則嫌隙已成。更不待言。簡子此誓。不必爲國。專爲家也。其心之憂危。故見諸詞氣者如此。

蒯瞶自投車下。其畏死已甚。去趙羅無幾。卒能佐簡子成功。可怪。

古今文人得意之筆。集中往往屢見。如敘簡子及蒯瞶郵良語。與鞍之戰絕相似。

六年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

如死。

前已敗於。今若退還亦是敗。

棄盟逃讐。

吳棄先君好陳之盟。誓逃吳人累世之仇。

亦不如死。死一也。其

死讎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

申子西。結子。啓子。皆昭

兄。五辭而後許。

而後許。于闕五辭不肯。

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於城父。

大

師陳地吳師所在

子閔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

許立命

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

之。而後還。

使也。潛師密發也。閉塗不通外。

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

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禘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禘祭王

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

之。遂弗祭。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崇。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

不越望。

內諸侯望祀竟內山川星辰

江漢睢漳。楚之望也。

在楚界

禍福之至。不是過也。

以所能

降禍福於楚國者不過竟內之山川星

而巳。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

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

其紀綱。乃滅而亡。

滅亡謂夏桀也。唐虞及夏同都冀州。不易地而亡。由於不知入道故。

又曰。允出茲在茲。

逸書

言信出己則福亦在巳

由己率常可矣。

言人能信由己出以帥天常可以不亡矣

楚昭王初立年少。扼於子常。並無一善可見。及復位以後。英明開悟。居然是

楚莊以後第一賢主。觀其臨終不亂。及不信卜史之言。俱見信道之篤。聖人予之。蓋不以夷狄之君而外之也。

八月。齊邴意茲來奔。夏於高國黨案高張國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齊陳僖子陽

生駕而見南郭且子。且于即齊公子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

於上乘。得入於上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二人在家人聞其言故欲出萊門。

而告之故。闕也闕止知之。先待諸外。我闕止外欲去公子曰。事未可知。

反與壬也處。于簡王陽生戒之。遂行。無洩言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不故以晉至

也國人知而不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于士隱於僖子家內與饋者皆入。陳僖子

生隨饋食之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大盟諸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鮑

臣也差車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

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使茶牽之茶頓地故折其齒悼

公稽首。國悼公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國言已可爲君

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鮑子殺己故要之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

與無以亂。勿以其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

子如賴。胡姬景公妾也去鬻媼。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於句竇之丘。

下景公嬖臣公使朱毛告於陳子。齊大夫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

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舉

也。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又有兵革之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

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

可也。大謂國政。小謂殺茶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父冒淳。

齊悼公既已得國。弟荼年幼。徙之邊境足矣。必取而殺之。忍哉。後世如莽不

之逆。而其故君猶幸而得全。至於宋齊梁陳以後。而禪位之主。未有令終者

矣。其端皆自此發之。

觀悼公告陳恆之言。亦與晉悼公相似。而成敗相反如此。蓋事勢不同。而人

之賢愚亦相去遠也。

七年

夏公會吳於鄆。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

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范鞅也。大夫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

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敵邑。故敵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

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過也。淫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子之牢。天以爲

天之大數也。故制禮象之。天有十二次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

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來伐擊我。疾乃與之。大宰嚭召季

康子。大嚭吳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大蓋言君長而大夫不出門。

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致虛。國盡行。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

以禮。豈可量也。其苟命諸侯。不以禮法。則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

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周太伯王

掠邾衆保於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國益也。邾公也。獻於亳社。國與其亡同。囚諸負瑕。負

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章。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國欺晉為遠。

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國辟。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

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鄆。衍。國鄆也。秋而背之。成求而不

違。國言魯成其所逆。無遠逆也。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國貳敵也。

乘之賦。買于吳言其國大。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國為私屬。以私奉貳。國以私屬而奉敵國使之強大。唯君圖之。

吳子從之。

茅夷鴻自是申包胥一流人物。而其詞令亦佳。

八年

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國輒故。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國有大國名無情實。

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公山不狃。國不狃亦。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

讎國。國也。邊奔。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國未臣所適之國若其讎本所。

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

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國于張王問於子洩。國于洩對曰。魯雖

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讐也。魯與

四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

從武城。國故由險道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國僑田拘郈人之漚。菅者。

曰。何故使吾水滋。國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國魯人王犯嘗

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國王犯吳大夫故嘗奔魯為武城宰澹臺

善國人懼其為內應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

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於

夷。獲叔子與析朱鉏。國公賓庚公甲叔子并析朱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

國未可望也。國同車能俱死是國明日舍於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

舍。國微虎大夫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國於帳前設路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國

終也。終得三百人任行者。孔子第十與在三百人中。

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

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長也。徵也。吳人行成。求與成。將盟。景伯

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

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不見從。

故負載書。將欲出盟。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即子服何。

伯之許復求吳王之子以交質。吳人不欲留王之故。遂兩止。吳人盟而還。

公山不狃雖叛人。要非全無人心者。仲尼聖人。尚欲應其召。命其必有以取之矣。

有若在內。則此三百人者。非市井應募者可知。宜吳子之聞而畏之也。

子服景伯在春秋之末。自是矯矯不羣。而其言乃不一用。惜哉。

十一年

春。齊為鄆故。前年鄆在。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齊地。季孫謂其宰冉求。冉求。

弟人孔子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季孫守國二子從公禦諸

竟季孫曰不能使二子度力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近郊封疆之內季孫告二子二

子叔孫也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則魯若無用親

出季孫自帥魯師背城而與齊戰於城下不屬者非魯人也不戰為不臣也言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

車魯羣室都一室敵車優矣魯一都之衆敵齊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

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

從於朝已使冉求隨俟於黨氏之溝朝中地名武叔呼而問戰焉武叔即對

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小

人冉求自稱言于所問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不戰故不對退而蒐

乘孟孺子洩帥右師之孺子孟懿子顏羽御邠洩爲右孟二子冉求帥左師管

周父御樊遲爲右子樊遲魯人孔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案用命士

是也用其命令觀下三刻論溝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步

兵幸精 老幼守宮。次於雩門之外。門也。南城也。五日。右師從之。之。右師也。孟孺子洩所帥。

戰欲 公叔務人。為昭公子。國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役煩。國賦多。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

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死。國既言人不能死。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

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也。國言魯師之號令也。論溝。請三刻而

踰之。國與衆三。刻約信。如之。衆從之。國乃如。論溝。師入齊軍。之師。冉求。右師奔。齊人從之。逐。

右師 陳瓘。陳莊。涉泗。泗水。以從魯師。陳齊大夫涉。孟之側後入。以為殿。國之側。孟氏。抽矢策

其馬曰：「馬不進也。」國不。欲。伐善。林不狃之。伍曰：「走乎。」國不。狃。魯士五人。不狃曰：「誰不

如。」國我。不。走。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為。賢。皆。無。戰。惡。足。徐步而死。國徐。行。而。死。

士。但。使。季。孫。不。能。師獲甲首八十。國冉。求。所得。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

師之奔。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邾洩。」國二。子。與。孟。子。

羽銳敏。國子。敏。疾。也。言。欲。戰。戰。精。我不欲戰。而能默。國心。雖。不。欲。言。奔。洩曰：「驅之。」國言。驅。公。

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殪。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國重。時。下。人。

焉當 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聖門學者皆能本其所學。徵諸實用。如子貢有若子路冉有皆是。自宋以後。始專意言心言性。而薄經世之略。不談。儒者始為一世詬病。蓋去聖人立教之旨遠矣。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參吳也。夫。性非愛之將殺之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

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與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於茲色。者也。劓。庚商書也。殄。絕也。育。長也。俾。使也。承命

種類轉生 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姓為王孫欲以辟吳禍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鏹以死。也。陵。艾

也。屬。鏹。創名 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

也。

此與前諫盟越同。皆兼今古事而言。惟亂愈急。心愈危。而詞亦愈苦矣。

賢者憂國之必亡。而不忍宗祀之殞。爲此不得已之計。未可以異志議之。想當日如宰嚭輩。必以此文致其罪。故陷於不測之誅。然吾終恨不爲宮之奇。以其族行也。

讀吳人皆喜。而子晉獨懼。是明明衆人皆醉。我獨醒。屈居伍胥。何其身世相似如是。

十二年

吳徵會於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衛大夫子羽子羽曰。吳方

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衛大夫木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

雖無道。猶足以患衛。患也。爲衛也。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不擇物而後。標擊於地。

國狗之瘼。無不噬也。不擇人而後。噬噬之。而况大國乎。秋。衛侯會吳於郟。公

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其吳人執衛侯作藩子服

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侯伯致禮以禮

生人也。餼。相辭讓。以相辭也。相辭讓。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

宰。乃請束錦以行。束。十端。語及衛故。衛若。本不。大宰誥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

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

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

也。墮。墮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會者。其言驗。故得志。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

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誥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

子之尚幼。孫。子之公。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從。

不夷之心固不可改矣。

與小人論事。與之辨是非。不如與之計利害。辨是非。彼恆不悟。計利害。則往往有懼而從之者矣。子貢言語之才。至此亦不得不少參以辨士口吻。

子貢之說與苗賁皇說晉侯相似。

十三年

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道也。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越大夫子先及郊。吳大子

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彌庸

庸父爲越所獲。故姑蔑人得其旌旗。不可以見讐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

庸不可。屬徒五千。會也。屬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

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地守不獲。丁亥入吳。

吳人告敗於王。王惡其聞也。惡諸侯聞之。自剄七人於幕下。

大兵外出。強敵驟至。此時祇有憑城固守。以待外援之至。最爲長策。彌庸不

忍一人之私仇。以國爲孤注。其罪大矣。太子受命居守。制一國之命。而令不

行於下。其爲無能甚矣。

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血爭後敵。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吳爲大伯。故爲長。晉人曰。

於姬姓。我爲伯。伯爲侯伯趙鞅呼司馬寅。寅大夫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

二臣：鞅與寅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勝者爲長，負者爲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

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墨，氣也。下，墨氣。今吳王有墨，國勝乎？敵國所勝。大子死乎？且夷德

輕，不忍久。請少待之。無與爭待。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

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王官，伯侯牧，方伯。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

於伯。伯長，伯諸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

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

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魯若吳以魯見晉侯，是魯爲子男之國。則將半邾以屬於吳。魯半邾

而如邾以事晉。如邾，六百乘。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候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

止。旣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何景伯名，言已立後不避囚執。將以二

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

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於祭有事。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襄公若不會，祝

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景伯非卿故大宰嚭

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惡名適爲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

公孫有山氏。申叔儀吳大夫公孫曰。佩玉粲兮。余無所繫之。樂然服飾備

佩言吳王不恤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賤之一盛一器也。睨視也。褐寒對曰。梁

則無矣。麤則有之。美也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軍中不得出糧故

癸北方主水。傳言吳子不與士共饑渴所以亡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以宋不食黃池太

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吳去宋遠故不能居乃歸。冬吳及越平。

夷人尙鬼。故可以鬼懼之。狄之入衛。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二人亦以此告狄。

所見正同。

插入乞糧一事。足見吳王不恤軍士。羣下困餒。欲以收飽騰之效。去之遠矣。

卷二十四

哀公二

十四年

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闕也。闕止子公也。闕也。闕止子公也。闕也。闕止子公也。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

驟顧諸朝。諸御鞅言于公。御鞅。齊大夫也。曰。陳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闕。人。用。弗聽。子

我夕。視也。事也。陳逆殺人逢之。宗也。陳逆子逢也。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

潘沐備酒肉焉。潘。使。潘。病。因。潘。沐。井。得。頭。以。沐。頭。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

陳于陳宗。反爲患。故盟之。初。陳豹欲爲子我臣。陳氏族也。使公孫言己。介。言。己。已

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既終也。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背。僂。有。望。視。也。事君子必

得志。事。關。止。必。得。關。止。首。若。使。服。欲爲子臣。吾憚其爲人也。多。詐。恐。故緩以告。子我

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

立女。若何對曰：我遠于陳氏矣。言已疏遠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肅逐焉。遂告陳

氏。子行曰：即陳逆行彼得君弗先必禍。子行舍于公宮。于行逃而隱于公宮夏

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

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成子不納于我反閉門侍人禦之。侍人我子行殺侍人

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大史子餘曰：非

不利也。將除害也。將為公除害成子出舍于庫。怒以公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

君。言何國無君可事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言需疑則害事誰非陳宗。言陳氏宗族衆多所不殺

子者有如陳宗。言子若欲出我必殺子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闢與大門。闢會也

大門公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于彘中。適豐丘。彘中狹路豐丘人執之

以告。執陳氏止殺諸郭關。齊名成子將殺大陸子方。子方我臣陳逆請而免之。以

公命取車于道。子方取道中人車及酈。衆知而東之。知其婦命出雍門。陳豹與之

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于其讐。何以見魯衛

之士。東郭賈奔衛。賈即庚辰。陳恆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

誅陳氏不

驟顧諸朝四字。傳神入妙。

子我於諸陳。不能制其逆節。屢盟何益。春秋時人專以盟語爲可恃。真不可解。

薦陳豹之人。已言憚其爲人。而子我偏欲用之。天下惟無能之人。往往好作解事。幾若超出人上者。可怪。

子我已去陳氏之視其君。如枕上肉耳。所云欲出者。皆是故意作態。非其本心。肯舍之而去也。

好義之士。無時無之。爲大陸子方者。亦疾風勁草之類也。

宋桓魋之寵害于公。桓魋特寵驕盈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夫人

也數請享飲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鞍易薄。鞍向魋色薄公色欲因公曰。不可。

薄宗邑也。○所宗廟乃益鞍七邑而請享公焉。○于受賜喜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私

家甲兵之備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魑也。○野司馬少長育之皇今將禍余。請即救。司

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况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向魑左師

也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樂公

曰。可矣。以乘車往。○車往迎向巢曰。迹人來告。○禽獸者曰。逢澤有介麋焉。○大也

公曰。雖魑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稱公命君憚告子。○戲煩大臣野曰。嘗私

焉。○私請焉試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懼不能起

司馬曰。○仲皇野也君與之言。○與要誓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雖誅

魑要不負言對曰。魑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以瑞符節

以命其徒攻桓氏。○向魑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

子頎騁而告桓司馬。○桓司馬頎也司馬欲入。○欲入攻君子車止之。○亦車

弟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魑遂入于曹。以叛。○宋滅曹以

邑爲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得巢內大夫克黷恐公怒不能亦入

于曹取質。人于弟而質之欲以自固黷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

若之何乃舍之。于弟曹民遂叛之向魍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

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

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桓黷牛

邑弟也珪守符信向魍出于衛地公文氏攻之。衛大夫氏求夏后之璜焉與之他玉而

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與魍亦不吳人惡之而反趙

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于魯郭門之外阤氏葬諸丘輿。阤氏

向魍一庸猥小人非有大志其末路逆節乃宋公養成之已成而悔之殊無

及矣。

向巢不肯入國非果能澹然名利亦自知身爲逆魍之弟恐公卒不見容耳

宋公之止之亦非本於實心正與昔者華元之止五大夫相似。

絞司馬牛死葬特詳。此為左氏特筆。

十五年

衛孔圉取大子蒯瞶之姊。生慳。孔圉孔文子也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

文子卒。通于內。伯姬通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諸大夫使其所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

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夫冕三死。死罪軒三與之盟。為請于伯姬。大了請

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于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蒙二人。大子與良夫

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甯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

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緹從之。緹介。欲以盟迫孔慳于厠。強盟之。氏專孔

政故劫孔慳遂劫以登臺。欒甯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季子于路也

召獲駕乘車。乘車言不欲戰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

出。子羔衛大夫高柴日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且欲子羔曰。弗及。不

踐其難。不須踐不及己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孔氏饋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

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無言復入已出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

不然。言此公孫敢也。既不如此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開而入曰。

大子焉用孔慳。雖殺之必或繼之。言已必繼于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

舍孔叔。居孔叔即孔慳若燔燒所。大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壓敵子路。噴。敵當

也。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冠不使在地。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

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慳立莊公。莊公

通篇專爲季路寫照。妙在於衛侯輒來奔後插入。具見敘法之妙。

子路子羔一死一存。兩人志向不同。各行其是。期於不背於道而已。聖人既

無軒輊之詞。後人以此爲曉曉者。亦屬多事。

十六年

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于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

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鄭人復于建。晉人使諜于子木。請行

而期焉。期于木即建也子木暴虐于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謀焉。遂

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公于

高沈諸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

之謂信。親也周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復言之不願道必欲而求死士。殆有

私乎。復言私詳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必也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

白公。信縣西南有白亭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言楚國新復政不然。吾

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

不遠矣。比于西子鄭人言我欲復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

厲也。公于子期即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

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用士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

尹之狂也。令尹謂子得死。乃非我。言我必殺之若得子西不悛。勝謂石乞

石乞曰。王與二卿士。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百人

得不可。曰：市南有熊宜僚者。熊宜僚，勇士也。居于市之南。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

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宜僚欲作亂，承之以劍，不動。指其喉，喉曰：不爲利

詔，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吳與

之所得，鐵杖兵器皆備。而獻之，欲因以爲亂。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

以袂掩面而死。葉公擊于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

而後死。力，豫章大木。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

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

弗從？葉公在蔡。楚并蔡，遷州來。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

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物偏，猶惡也。所求無饜，則不安。譬如聞其殺齊管修

也。而後入。管修，楚賢大夫，故齊管仲。曰：公欲以子閻爲王。子閻，平王子。子

閻不可。遂劫以兵。子閻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

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府，高楚

府石乞尹門。門尹爲圍公陽穴宮負王。高府之宮而負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昭

夫人王母越女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

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

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君來若見君面。是得艾也。安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

心。猶將旌君以徇于國。心猶將旌表葉公以徇告楚國之人也而又掩面以

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得民心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白公欲與

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柏舉之子于西于功多也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

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之黨共匿其尸生拘石乞。而

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白公也曰。不言將烹。乞

曰。此事也。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續黃氏。燕

勝弟沈諸梁兼二事。高沈諸梁即葉公子國甯。乃使甯爲令尹。子于國也使寬爲

司馬。之期而老于葉。

葉公子西兩人意見不同。一一對敍。其人之賢愚自見。

子西任性自喜。其不以白公之言爲真。宜矣。乃子期之子平。聞人欲殺其父。既與子西言之。而獨不一告子期。此甚不可解。或子期與子西所見略同。而平亦無如之何乎。

葉公不肯遽自引兵入國。自得兵家持重之道。未可以赴義不勇譏之。

子閔既辭昭王立己之命。豈肯俯徇亂黨之請。只辦一死而已。

石乞既獲。卽獻出白公之尸。亦斷斷不免於死。其故作強項語者。乃其智之有餘也。

二十年

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時趙孟襄子之無恤喪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

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子楚隆襄子家臣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黃池在

十三年先主簡子質盟信也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謂嗣子襄子自

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能及也。吾相距甚遠。非晉力之所楚隆曰：若使吳

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試也。乃往。先造於越軍。曰：吳犯間上國

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而視其動

息許之。告於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恤。大夫稱老無。恤。襄子名也。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

陳也。展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簡子趙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

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

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趙孟問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

寡人死之不得矣。患我難欲爲之死不可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以

自喻所問不急猶溺人不知所爲而反笑。史黯何以得爲君子。云。史黯。卽晉大史蔡墨也。國晉史黯。此

也。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越軍聞楚隆之言。縱之入城。而不慮其有密謀者。蓋亦料知晉之無能爲也。

收語甚有別趣。

二十六年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得昭周也。公孫得弟高也。未有立焉。

於是皇綏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我皇懷非靈不綏爲左師。不

綏之子靈圖樂棧爲司城。圖養棧樂朱鉏爲大司寇。圖朱組樂六卿。圖右師大司

司寇大三族降聽政。圖三族皇靈樂因大尹以達。圖大尹近官有寵者六

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

罪。圖盈也重而無基。能無敵乎。圖言勢重而無德冬十月。公游於空澤。辛巳。卒於

連中。圖連中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圖人甲士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圖奉公尸

都內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圖言下國將有師旅宋六子至。以甲

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於少寢之庭。曰：無爲公室不利。大尹立啓。

奉喪殯於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徒棧使宣言於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

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圖言大尹所弑得夢啓北首。

而寢於盧門之外。

盧門得即昭公景公所畜公孫周之子也。國宋東門北首死象在門外失國也。

已爲鳥而集於其

上。

鳥而集於啓之上。烏而集於啓之上。爲味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味鳥大尹

謀曰我不在盟。

盟六卿大尹不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爲盟而後可使祝爲

載書。六子在唐孟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祝名襄。皇非我因子潞。樂子潞

門尹得。樂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親隨何不逐大尹我皆歸授甲使徇於

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

皇氏將不利公室。戴氏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與君無別戴氏皇氏

欲伐公。謂啓公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大尹彼謂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於

大尹。於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衰世氣象。君臣隔絕。悉因中人以白事。所以蒙蔽以售其奸者。無所不至。漢

唐宦豎之禍。其端皆由於此。

采得力止代君。其見自在齊樂高晉范中行之上。

左氏一書。屢敘宋之六卿。而他國不爾。所採用舊文如此。非有義例也。